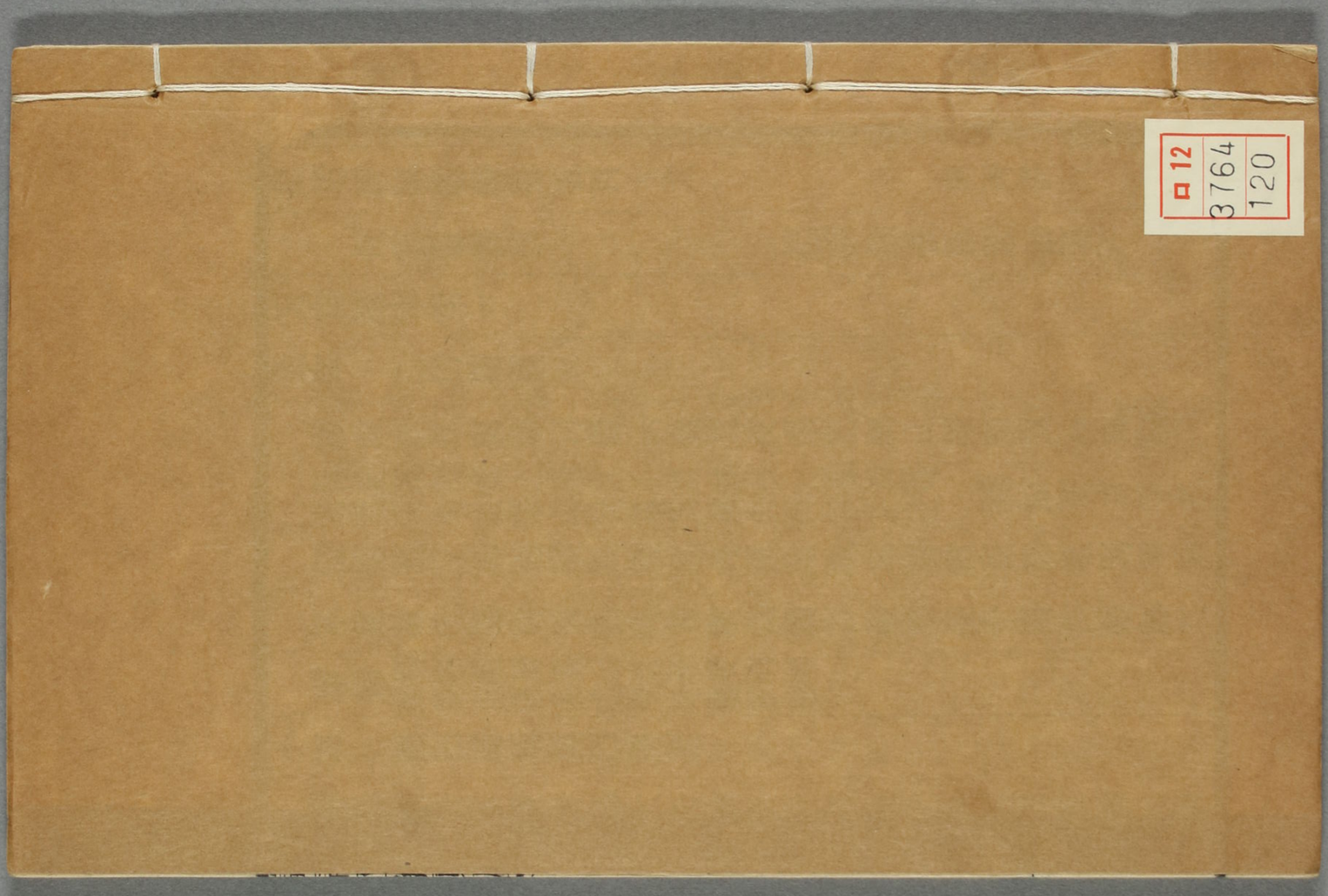
12
3764
120

D12
3764
120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十六

周官故書攷一　南菁書院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天官冢宰第一

大宰　二曰嬪貢

嬪故書作賓鄭司農云賓貢皮帛之屬元謂嬪貢絲枲此皆是諸侯賓之所貢不得特以一事爲賓貢若言嬪貢謂絲枲堪爲婦人所作是也　養原按古字多假借賓字即可讀爲嬪然九嬪諸職未嘗借賓爲嬪則字例不定故先鄭從故書作賓解爲賓客後鄭從今書作嬪解爲嬪婦　釋名親屬篇云天子妾有嬪嬪賓也諸妾之中見賓敬也

小宰　四曰聽稱責以傅別

傅別故書作傅辨鄭大夫讀爲符別杜子春讀爲傅別元謂

91-153

傳別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　惠氏士奇禮說荀子性惡篇辨合符驗辨猶別也合猶傳也傳別猶辨合也蓋辨而別之爲兩合而傳之爲一如符節然　段氏若膺周禮漢讀考辨別二字古多通用如月令章句引別名記卽白虎通之辨名記　養原按言符則合在其中矣鄭大夫讀是○互詳冬官土師

六曰廉辨

杜子春云廉辨或爲廉端　疏端亦正與廉正爲重故不從

七事者

七事故書爲小事杜子春云當爲七事書亦　段補或字爲七事

庖人　賓客之禽獻

獻古文爲獻杜子春云當爲獻　養原按獻爲字之誤古文卽故書也故書用古文今書則改爲隸故鄭君特箸此語以見例

甸師　祭祀共蕭茅

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苞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子春讀爲蕭蕭香蒿也元謂詩所云取蕭祭脂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旣薦然後爛蕭合馨香合馨香者是蕭之謂也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　段氏曰許叔重西部有茜字云禮祭束茅加於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茜酌象神歆之也從西從艸引春秋傳爾貢

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茜酒說略與大夫同茜字又見於毛傳云清茜之也若王獻之辭中令帖云蓬茜與蘭薰齊榮蓋謂茜卽蕭字非是　養原按茜酒今本春秋傳作縮酒其因大夫之讀而改之與抑大夫之前傳本已有作縮者與蕭從肅聲縮從宿聲其音相近儀禮肅賓或作宿賓見特牲饋食禮注則肅聲宿聲之字自可相通王子敬借茜爲蕭亦未見其非也然子春之說與詩合自不爲無據耳

酒正　酒正奉之

故書酒正無酒字鄭司農云正奉之酒正奉之也　養原按故書無酒字今書有酒字其特載先鄭之說者欲見故書今書初無異義也

凌人　掌冰正歲十有二月

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也政當爲正正謂夏正　段氏曰攷周禮全書言正歲者皆謂寅月言歲終歲十有二月者皆謂丑月凡言歲者皆謂夏正也言歲十有二月則爲夏正已顯明不必加正字以混於全書內之謂寅月者司農從故書掌冰政爲長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段說是也爾雅曰正長也建寅之月爲一歲十二月之長故謂之正歲猶月之朔日爲一月三十日之始而稱朔月也若建丑之十二月則當謂之歲終何得謂之正歲乎鄭釋小宰正歲命名之義不明其爲一歲之長而但以爲得四時之正於是寅月之名正歲其義不明而夏時

十二月遂若皆得四時之正而可以蒙正歲之稱此凌人掌
冰政歲十有二月之所以誤讀也
邊人 糗餌粉餈
故書餈作茨鄭司農云茨字或作餈謂乾餌餅之也 說文
食部餈稻餅也从食次聲或从齊作餈或从米作粢 養原按
茨爲餈之假借
醢人 菹菹鴈醢
故書鴈或爲鶉杜子春云當爲鴈
掌舍 設棜梧再重
故書梧爲柜鄭司農云棜榱棜也柜受居溜水涕霑者也杜
子春讀爲棜棜棜謂行馬 段氏曰司農棜柜爲二物杜

棜梧爲一物涕讀如鼻涕之涕霑讀爲沾集韻沾當洛切滴
也受居溜水涕霑者今之格霤是也謂霤水下其間漱之沾
之會同之舍爲壇不屋不應有榱及格霤等故後鄭從子春
作棜梧梧與柜形聲皆相似 養原按棜梧竝見說文義與
子春同司會參互故書互爲巨杜子春讀爲參互修閻氏互
榛故書互爲巨鄭司農云當爲互謂行馬是古者棜梧之梧
或通作互互與巨形聲相似故作柜則讀爲梧作巨則讀爲
互杜鄭各依字讀之說文辵部遝遝互令不得行也脩閻注云
所以障互禁止人也是皆以互爲梧也
爲壇壝宮棘門
杜子春云棘門或爲材門疏閔二年衞文公居楚邱國家新
立齊桓公共門材先令豎立門戶

故知棘門亦得爲材門
即是以材木爲門也　養原按棘材形聲不同名爲一字
先鄭以棘爲戟白不可易材門存異字而已

玉府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故書珠爲夷鄭司農云夷槃或爲珠槃　養原按珠夷形聲
不同各爲一字凌人共夷槃冰依尸而爲言者也此不應與
之同名故不從故書

外府　其其財用之幣齎

齎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齎鄭司農云齎或爲資
今禮家定齎作資元謂齎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變
易古字亦多或　爾雅釋艸茨蒺藜也嚴氏元照爾雅匡名云
說文艸部薺疾黎也从艸齊聲詩曰牆有薺禮記玉藻趨以

采齊注云齊讀楚薺之薺則是詩古本皆作薺許鄭同也今
作茨者蓋古者次薺偏旁通借如齎或作粢資或作賚鑒或
作齎皆見說文齎或作資見周禮儀禮注乃其例也　養原
按說文貝部資貨也齎持遺也不作重文與鄭異此經齎爲行
用如鄭說則資齎同字無分古今如許說則齎爲正字資爲
假借聘禮問幾月之資古文資作齎然則資爲今文乃禮家
所定然未必不因乎古也鄭注二禮故非自相矛盾

司會　以參互考日成

故書互爲巨杜子春讀爲參互　說見掌舍

司書　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故書受爲授鄭司農云授當爲受謂受財幣之簿書也　說見大司

徒

職幣　皆辨其物而奠其錄

故書錄爲祿杜子春云祿當爲錄　養原按祿爲聲之誤

司裘　諸侯則其熊侯豹侯

故書諸侯則其熊侯虎侯杜子春云虎當爲豹　疏虎侯是天子大侯不宜在諸侯熊侯之下故不從也　段氏曰司農從杜說故云王之大貍虎侯王所自貍熊侯諸侯所貍豹侯卿大夫以下所貍諸侯之大貍熊侯諸侯所自貍豹侯羣臣所貍卿大夫之大貍麋侯君臣共貍焉此以虎侯爲最貴而說文侯字下曰天子貍熊虎豹服猛也諸侯貍熊豕豕字虎大夫貍麋麋惑也士貍鹿豕腯爲田除害也此從故書諸侯則其熊侯虎侯以熊侯爲最貴天子諸侯同之但今書經文天子侯以虎居首故杜知其最貴不得爲諸侯之次侯許慎熊虎上然無解於諸侯與天子弗殊也杜說爲長先後鄭皆從之　養原按射人王以六耦貍三侯注引鄭司農云三侯虎熊豹也與此經相應余仁仲本作熊虎豹殆據說文而改之耳使先鄭本獨作熊虎豹則後鄭何容略而不言使先鄭後鄭皆作熊虎豹又何以獨貴虎乎葢周禮傳本甚多許所據之本或杜鄭所未見杜鄭本王虎熊諸侯熊虎次序顛倒故須改虎爲豹若如說文則不煩改字矣夫虎熊豹同爲猛獸孰貴孰賤以經之序次爲憑非別有他義然則許鄭二家並存焉可也　又按杜子春改虎爲豹避天子之侯也竊意說文之熊豕虎豕字既是腯文

則熊字亦非必不可刪者若刪熊豕兩字而於虎下增豹字
更爲妥協蓋周禮天子虎熊豹諸侯避天子之虎而用熊豹
說文天子熊虎豹諸侯避天子之熊而用虎豹雖熊虎不同
而等威之辨其例則同也又況鄉射記諸侯麋大夫虎豹說
文以麋屬大夫則諸侯當用虎豹非又其鑿然可證者乎然
如此則古書改者多矣杜子春則可吾則不可明乎說文之
然後于春之改例與周官同
字其理乃確

廆裘飾皮車

故書廆爲淫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元謂廆與也若詩之與
謂象似而作之疏此周禮一部之內稱廆者眾多故書皆爲
時之物淫先鄭皆爲陳後鄭皆破從與與爲與象生
而作之

養原按廆之爲淫蓋聲之誤然先鄭直訓淫爲陳
是不必改從廆也說文广部廆陳與服於庭也字從今書義同
先鄭然則淫與欽皆可訓爲陳也爾雅釋詁廆熙與也此後鄭
所本而不能通其義於淫別詳司服

掌皮則會其財齎

鄭司農云齎或爲資見外府
內宰使各有事以作二事

故書二爲三杜子春云當爲二二事謂絲枲之事
出其度量淳制

故書淳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純謂幅廣也惠氏士奇曰
淳本作綧一作敦丈尺綧制見管子君臣篇斗斛敦概見荀
子君道篇杜讀爲純義本淮南案淮南墜形訓門閒四里里

問九純純丈五尺躬禮及投壺二算爲純一算爲奇是耦謂之純左傳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軥車淖十五乘杜注云淖耦也是淖與純通也　養原按質人同其度量壺其淖制杜子春云淖當爲純純謂幅廣元謂淖讀爲淖尸盥之淖段氏謂元謂淖之淖當作純非也淖純音同古字通用內宰故書作敦故從子春改爲純質人故書亦作淖則不必改純蓋此無正字或借用淖或借用純俱無不可至管子君臣篇作綧注以爲古準字蓋淖純皆有準音此字以純之左傍淖之右傍合而成之說文所無乃俗體也惠氏禮說反以此爲正字誤矣

九嬪　贊玉齌

故書玉爲王杜子春讀爲玉　惠氏棟左傳補注成三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史記晉世家云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爲王古玉字皆作王晉語改玉改行荀卿王霸篇云改王改行是古玉作王之證　段氏曰篆體玉與王皆三畫惟玉三畫勻王上二畫相近不勻

典婦功　及內人女功之事齌

故書齌爲資杜子春讀爲資　此資字段改齌　段氏曰此故書作資子春易爲齌而鄭君從之也今本作杜子春讀爲資便是讀資爲資不可通矣　養原按外府注鄭司農云今禮家定齌作資則作資者今書也此注之誤在首句當改云故書資爲齌杜子春讀爲資則與外府注不相背矣典枲注放此　經文亦當

盡改作資釋文云
事齋本亦作資

典彖　以待時須功而受齋

故書齋作資見上

縫入　喪縫棺飾焉

故書焉爲馬杜子春云當爲焉　段氏曰此字之誤也

衣翣柳之材

故書翣柳作接櫜鄭司農云接讀爲翣櫜讀爲柳皆棺飾櫓

弓曰周人牆置翣春秋傳曰四翣不蹕　段氏曰司農所據

記傳字作翣今本記傳則皆作翣矣周禮注疏改牆置翣爲

牆置翣宋槧本岳珂本皆作牆置翣翣者翣之假借字也○按

接又翣之假借字　經文翣字當亦本作翣而後人改之　惠氏士奇

曰柳一作僇釋名其形僇也莊子曰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

脽椁之上聚僇之中柳之言聚故曰聚僇棺之飾也呂氏春

秋曰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輴僇翣以督之古柳皆作僇一

作縷翣見荀子禮論篇　養原按段氏謂經文翣字亦本作

翣其說是也葢注本有翣無翣今本既改注則必併經文而

改之矣　又按櫜字字書所無釋文音柳亦就此經而作音

耳其本音本義則不可考殆亦傳寫之誤也集韻四十四有載蔞

僇輴轜四字皆喪車飾蔞翣見檀弓下注云周禮蔞作柳柳

在尤幽韻蔞在侯韻二韻異部而相近故可通用漢高祖曰

婁者劉也是其證荀子禮論有縷翣又有翣菱楊倞以爲俱

蔞翣之誤但蔞與櫜字形絕不相類無緣致誤疑櫜當爲輴

或爲轖然亦不見於說文闕疑可也

染人　夏纁元

故書纁作窴鄭司農云窴讀當爲纁纁謂絳也　段氏曰窴不見於他經傳說文黑部有黳字云黑有文也從黑冤聲讀若節窴之窴按黳字窴字故書假借爲纁字也　王氏引之曰玉篇黳於勿於月二切或作黳廣韻黳黃黑色也黳與窴同又通作苑淮南時則篇天子衣苑黃高誘注曰苑讀窴飴之窴則古人衣色亦有用窴黃者急就曰鬱金半見緗白黔顏師古注曰鬱金染黃也鬱與窴聲義正同夏窴元者幽風七月所謂載元載黃也似不必改爲纁字　養原按黳卽窴之變體經傳纁元多連文苑黃罕見窴爲假借段義爲長

夏采　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故書綏爲襚杜子春云當爲綏襚非是也　段氏說文於部遂字注云司常職曰道車載旞遂旞車載旌夏采以乘車建襚復於四郊襚當爲遂說文遂亦作旞因謁而爲襚復者求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故以道車朝夕燕出入者建遂以復禫記諸侯死於道以其綏復又曰大夫士死於道以其綏復綏皆遂之譌言其遂者明異物天子以大常諸侯以旂孤卿以旞大夫士以物　養原按說文無襚字集韻六至遂或作襚則襚卽遂字遂字遂之或作襚猶遂之或作旞也遂爲贈死之衣非所以復且官名夏采當建羽旄不當建衣服故子春以爲非而後鄭亦置襚字而不論蓋以爲誤字無待於辨也惟段氏以襚

爲廛字之譌證據頗確不妨與杜鄭之說竝存

地官司徒第二

廛人

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說云市中空地元謂廛民居區域之稱　惠氏棟曰管子五輔篇曰辟田疇利壇宅荀卿子云定壇宅是古廛字皆作壇也

泉府

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疏泉與錢今古異　說文貝部貝字注名故得通一義　國語周語下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而廢貝行錢　段氏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韋昭注古曰泉後轉曰錢　段氏曰據許語秦時易名錢也故金部錢字下曰銚也古田器一曰貨也　段原按一曰貨也四字見小徐本而大徐本無之泉錢同聲古叅通用秦爲廢貝之始非名錢之始也

饎人

故書饎作饋　段原按饋說文本作餽今從熙傳寫之誤特牲注誤與此同　又按饎饋乃一字也鄭氏故書祇廛異字不廛重文　如儀禮不廛此其變例豈亦以餽字稍僻故邪○餘詳儀禮古今文異同　後經竟作饋釋文何也

大司徒　五曰以儀辨等

故書儀或爲義杜子春讀爲儀　詳春官肆師

正日景以求地中

故書求爲救杜子春云當當字據汪道昆本補爲求　惠氏棟曰救當

作殽說文引虞書云殽殽傑功蔡邕石經般庚云器非殽舊
皆以殽爲求 段氏曰殽殽即救古文叚借字也 養原按支叚通用蓋漢隸
周禮以救爲求古文假借字也 養原按典婦功注以授爲
如此篆文則不然說文叚部無殽字
五此爲閻使之相受
故書受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 養原按說文攴部或邦也或
聲之誤然周禮受字故書多作授疑古者受授通用掌葛以
權度受之故書亦或爲授
小司徒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
故書域爲邦杜子春云當爲域 養原按說文攴部或邦也或
又从土作域然則邦域義同杜必改邦爲域者段氏曰邦者

統詞域者別詞鄭云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今
按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與此經地域
同義
鄉師 與其輂輦
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 惠氏士奇曰古連輦通
易蹇六四往蹇來連虞翻曰連輦也管子立政篇畜連乘車
海王篇服連軺輦則古輦皆作連可知矣 養原按巾車輦
車釋文作連車云音輦本作輦
執斧以涖匠師
故書涖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涖涖謂臨視也 養原按說
文無涖字立部竦臨也是涖即竦之俗字先鄭以俗字釋經

欲人之易曉也春秋僖三年公子季友如齊涖盟穀梁傳云涖者位也鄭注需卦彖傳位乎天位上位字音涖見釋文蓋古者位竝俱借用立字凡言故書涖作立者猶言故書涖作位耳至篆文而立位竝始各爲一字後復於位傍加水作涖或於位上加艸作莅以代竝字去古益遠矣

故書巡作述屯或爲臀鄭大夫讀屯段改臀爲課殿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謂前後屯兵也元謂前後屯車徒異部也今書多爲屯從屯　養原按說文辵部述循也古脂微等韻與諄文等韻相爲出入如準之音水敦之音對是也述與循音義俱同而循巡古亦通用漢書游俠萬章傳章逡循甚懼逡循卽逡巡

故巡亦通作述　段氏曰屯聲殿聲古音同在弟十三部段以讓文欣魂痕爲弟十三部鄭大夫杜子春皆從作臀之本鄭君則從屯故其說義不同今本周禮注鄭大夫讀屯爲課殿誤　養原按說文尸部屍髀也或从肉隼作臄或从骨殿聲作臀別無臀字大夫子春所據之本蓋竝是屯字但以書或作屍故讀從之古者課殿及軍後之殿疑只作屍殿乃擊聲說文在殳部非此義然殿最乃考課之法非所施於師田經云前後之屯而讀爲在後曰殿明與經義不合而又曰謂前後屯兵也則仍不廢屯字何不竟從屯乎此處疑有脫誤未敢强解

鄉大夫　五曰興舞

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爲舞謂能爲六舞　惠氏棟曰古無

與武同音武又與舞通禮器云周坐尸詔侑武方注云武當爲無聲之誤也論語射不主皮馬融云躲有五善五曰興武與舞同漢武梁祠堂畫象云秦武陽今史記作秦舞陽知古字通

族師　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

故書或無事字杜子春云當爲正月吉書亦或爲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疏月吉每月朔日以其爾親民教亦彌數若爲正月之吉則與黨正同於義不可　段氏曰杜易政爲正下屬讀之鄭君不從者州長正月之吉讀法黨正四時孟月吉日讀法族師則每月吉日皆讀之於義爲長不得族師轉同於州長也

春秋祭酺

酺者爲人物栽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元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　養原按校人注馬步神爲灾害馬者疏云馬神稱步謂若元冥當爲蝝螟之步人鬼之步之類步與酺字異音義同如賈氏說兩句俱是步字意在明祭步有此二法非分別酺與步也酺步通用可以兩從鄭君之說與子春小異又按說文酉部酺王德布大飲酒也漢書文帝紀初卽位酺五日注文穎曰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此酺又與祭酺不同祭酺雖亦飲酒鄭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然非賜酺也或涵而一之誤矣且其字雖亦音步未有通作步者師古曰字或作脯

閭胥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既（段改作暨）比則讀
灋

故書既爲暨（段改爲既）杜子春讀暨爲既（段改爲暨）　杜子春讀既爲暨而鄭君曰祭祀役政喪紀四者及比其爲五者皆會聚眾民因以讀法以及訓暨從杜說也故書作既杜易爲暨鄭君依以正經文今各本以注改經以經改注遂使及訓不可通矣公羊傳曰會及暨皆與也　養原按說文汆部㬎眾詞與也虞書曰㬎咎繇今經典通作暨此經故書作既既即暨之省文非訓爲已也故書近古其文尚簡宜作既今書宜作暨讀既爲暨則可讀暨爲既則不可段氏互易之不嫌肌斷

攇撻罰之事

故書或言攇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攇撻罰之事　段氏曰所以必從杜者嫌攇撻之外別有罰事也　養原按事非一端不止於攇撻罰故讀罰在之上

舞師　教皇舞

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翌或爲義元謂皇析五采羽爲之疏先鄭見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皇是冕爲首服故云蒙羽舞自古未見蒙羽于首故後鄭不從之　養原按說文羽部翌樂舞以羽翟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从羽王聲讀若皇此說與先鄭合翌爲正字皇爲假借其字本同故先鄭於此從皇於樂師從翌各就字解之後鄭則槩從皇訓爲析羽不解翌字之義當亦以皇翌爲同字也義即威儀

字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是舞之容儀在羽故謂羽舞爲義舞後鄭以皇爲雜五采如鳳皇則其儀更可觀矣

牧人　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故書毀爲毇尨作龍杜子春云毇當爲毀龍當爲尨尨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候禳毀除殃咎之屬　養原按說文皀部隓危也从皀从毀省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阢隓又出阜部鬌槷鬌不安也易曰槷鬌又瓦部甈康瓠破罌从瓦臬聲或从埶作蘱易之槷鬌卽書之阢隓阢與鬌同隓與槷同隓字既从毀而槷字古文假借以爲臬字甈从臬或又从埶是从毀从臬从埶之字互相爲用又甈爲破罌廣雅二云裂也破裂亦卽毀缺之義說文土部毀缺也又缶部缺器破也故毀字可轉爲甈　段氏曰巾車龍勒龍駹也駹車故書駹作龍玉人上公用龍龍當爲尨然則經文尨雜字多作龍又曰今本龍作厖依宋本岳本正○按注道昆本亦作龍

養原按巾車與大人俱作駹玉人與此經俱作尨駹尨古亦通用

載師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　任近郊之地　任遠郊之地任稍地

故書廛或作壇別見序官廛人郊或作蕎稍或作削鄭司農云壇讀爲廛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杜子春云蕎讀爲郊　養原按郊蕎古字通用春秋桓十五年穀梁經曰公會齊侯于蕎公羊作鄗又文三年左氏傳曰秦伯伐晉取王官及

郊史記秦本紀郊作鄗是郊鄗同音故竝與鄙通也　段氏曰稍說文邑部作鄙云國甸大夫稍稍所食邑周禮曰任鄙地疑鄙即鄙之譌字大宰家鄙之賦音義云本又作鄙唯其泰林俗本作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杜子春云當爲泰林　段氏今從釋文故書泰林作漆林今本泰漆互改　鄭司農云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曰依說文泰木汁可以髹物也漆漆水也然則故書作水名字杜易之宜矣陸德明本作泰東人渭也然則故書作水名字杜易之宜矣陸德明本作泰林不誤其云本又作漆者即今俗本是也攷中車注文泰字十一見字皆作泰今本錯出漆字知漢人髹泰字不從水今禮記左傳從水作者自是後人誤寫耳　養原按子春云當爲泰林此泰字宋本亦多作漆閩監毛及永懷堂本竝作泰此今本勝於宋本也釋文云本又作漆賴有此句知所摘泰林二字爲經文

遺人　以恤民之囏阨　以待羈旅

故書囏阨作撻阨羈作寄杜子春云撻阨當爲囏阨寄當爲羈　養原按囏撻羈寄各以同音相通注云羈旅過行寄止者則羈寄義亦同也撻諸本皆從手惟汪道昆本從木與釋文不合囏籀文艱字見說文攷鄉師亦有囏阨之文音義云本亦作艱則傳寫字例亦不一

師氏　掌國中失之事

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　惠氏棟曰三倉曰中得也封禪書云

康后與王不相中周勃傳勃子勝之尙公主不相中皆訓爲
得呂覽○行論篇云禹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
氣不通以中帝心高誘曰中猶得然則中失猶得失故鄭用
杜說而不改字　王氏引之曰家大人曰管子國蓄篇曰大
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謂不相得也齊策是秦之計中
而齊燕之計過矣高注亦曰中得也中得義相同故二字可
以互用宋玉風賦曰中脣爲胎得目爲矇韓詩外傳曰動作
中道從容得禮是也中得聲相近故二字可以通用呂氏春
秋至忠篇荆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說苑立節篇作
射科雉得之淮南齊俗篇天之員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
矩文子自然篇得作中是也然則或改字或不改字義得兩

遥也

王舉則從

舉猶行也故書舉爲與杜子春云當爲與謂王與會同喪紀
之事釋文與音預　養原按禮記禮運選賢與能王氏引之曰與當
讀爲舉大戴禮王言篇選賢舉能是也舉與古字通无妄象
傳物與无妄虞翻注與謂舉也楚辭九章與前世而皆然兮
言舉前世而皆然也七諫與世皆然兮王逸注與舉也墨子
天志篇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言舉謂之不祥也今按鄭
從今書訓舉爲行與杜義異然與舉古既通用則凡舉皆可
通作與觀禮運之舉與易象楚辭墨子初非同義則此經鄭
杜二義皆可作舉亦皆可作與也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

故書隸或作肆鄭司農云讀爲隸　養原按肆說文作肄从長隶聲隸从隶柰聲二字形相侶

司市　市師涖焉

故書涖作立鄭司農云立當爲涖涖視也說見鄉師

辟布者

故書辟爲辭鄭司農云辭布辭訟泉物者也元謂辟布市之羣吏考實諸泉入及有遺忘本主何得各有地之敘乎辟法也實者則置於地之敘欺者沒入官是其法也　養原按說文辛部辭訟也又辟部辟法也二字形雖相近音義迥別故二鄭各就其字之本義解之

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故書附爲柎杜子春云當爲附　段氏曰附麗字周禮多作付此作柎皆假借字也高宗肜日天既付命正厥德今文尚書作附命說文訓附爲附婁訓柎爲益也似以柎爲附麗正字　養原按柎俗本或作祔非也大祝付練祥注云付當爲祔祭於先王以祔後死者非所施於此經也

廛人　凡珍異之有滯者

故書滯或作壞鄭司農云謂滯貨不售者官爲居之元謂滯讀如沈滯之滯珍異四時食物也不售而在廛久則將腰臞腐敗　養原按先鄭從故書作壞後鄭從今書作滯然俱解爲滯物在廛則其歸一也但貨物食物異耳又按此經以滯

爲廛泉府以滯爲瘫廛在仙韻瘫在旱韻二韻本通滯在祭韻古祭泰夬廢往往與元寒桓刪山仙相出入如櫼從獻聲蝡讀如芮是也然則廛瘫與滯古蓋通用

賈師　凡國之賣儥

儥買也故書賣爲買鄭司農云謂官有所斥令賣　養原按說文人部儥賣也上文貴儥注云貴賣之亦訓儥爲賣此經賣儥連文故變訓爲買是儥有賣買二義也若從故書賣爲買則儥仍訓賣故先鄭云有所斥賣正釋儥字之義

胥　襲其不正者

故書襲爲習杜子春云當爲襲謂掩捕其不正者　養原按襲習古字通說見儀禮古今文異同士喪禮篇掩襲與重襲義雖異而音則同故亦通作習左傳襄十三年歲習其祥禮記表記注引傳習作襲

泉府　貨之滯于民用者

故書滯爲瘫杜子春云瘫當爲滯說見廛人

遂師　庀其委積

故書庀爲比鄭司農云比讀爲庀庀具也　釋文作庇云又作庀　段氏曰說文有庇無庀疑庇庀一字也如妣簋作妣養原按當以庇爲正庀字究屬俗體比則庇之省文

委人　以甸聚待羈旅

故書羈作奇杜子春云當爲羈　養原按遺人羈作寄此作奇其寄之譌字邡抑寄之省文邡羈字俗從奇作羈其誤蓋有由也後漢書馬援傳援鑄銅馬式依儀氏鞿中鞿字又卽

羈之省文說文所無

草人　騂剛用牛　墳壤用麋

故書騂爲墾墳作蚡杜子春墾讀爲騂謂地色赤而土剛強也鄭司農云墳段改蚡壤多蚡鼠也元謂墳壤潤解疏餘八等之地皆據地之形色唯此墳壤以蚡鼠外物爲名於義不可　養原按說文無騂字土部墾赤剛土也从土解省聲是騂剛之騂本作墾墾解音同故又借用解說文角部解角低仰便也引詩曰解解角弓騂且角當用此解字又有豽字一角仰也从角刧聲引易曰其牛豽今易作掣蓋解與豽義類相近故解字轉爲豽豽與掣俱从刧掣與掣俱从手掣豽掣三字其音亦相近是其展轉相變之因也　段氏曰鄭司農云蚡壤多蚡鼠也此依故書作蚡如其字解之今各本云墳壤多蚡鼠殊誤鄭君則依今書作墳　養原按蚡與墳古字通春秋昭五年左氏經叔弓帥師敗莒師於蚡泉穀梁作賁泉是賁與蚡同也蚡卽蚡字又僖四年左氏傳云公祭之地地墳僖十穀梁傳則曰覆酒於地而地賁是賁與墳同也賁既兼通蚡墳則蚡墳亦自相通矣凡故書多假借今書多用本字故書借蚡爲墳蚡壤猶曰墳壤當以後鄭之說爲長

掌葛　以權度受之

故書受或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說見大司徒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周官故書攷二

春官宗伯第三

大宗伯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故書吉或爲告杜子春云書爲告禮者非是當爲吉禮書亦多爲吉禮　段氏曰此字之誤也禮記尹吉郎尹告之誤周易后以施命誥四方王弼本作誥四方　養原按爾雅釋詁禱眕祈告也錢氏大昕曰說文禱禮吉也吉乃告之譌禱與眕祈連文眕爲致告祈爲求告禱爲禮告皆告神之名今按此亦告吉互誤之一證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鄭司農云故書實柴或爲賓柴　段氏曰此亦字之誤也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故書祀作禩疈作罷鄭司農云禩當爲祀書亦或作祀罷辜

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　養原按說文示部祀或从異作禩然則祀禩一字也而司農讀此經子春讀小祝竝稱禩當作祀者蓋禩字惟周禮故書有之他經罕見讀者或未之識杜鄭校勘諸本知即祀字猶疑而未敢決故曰當爲祀至許君乃始決之此與饎餼一例皆同字而疊故書者也

鄭君注特牲云饎周禮作餼明他經無餼字司徒序官饎人注云故書饎作餼而無所說於後經則竟作餼人是今故書皆同也餼之爲饎已無可疑故不曰餼當作饎　段氏曰司農以披釋罷古音罷讀如婆披讀如坡二同聲類披疈雙聲○按釋文疈孚逼反罷皮反然則罷疈亦雙聲　說文刀部曰副判也引周禮副辜祭又云疈擘文副許亦從今書蓋本賈侍中與

泚玉鬯

故書泚作立鄭司農讀爲泚泚視也　說見鄉師

小宗伯　掌建國之神位

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　段氏曰立位同字者謂別無位字也

古文春秋經者謂左氏春秋也　養原按此古文假借字也

古借立爲位篆加人傍焦山鼎銘僉立中庭朱氏彝尊曰立當讀位

肆儀爲位

故書肆爲肆儀爲義杜子春讀肆當爲肆義爲儀說見肆師若今時肆司徒府也　養原按肆肆古字通說見儀禮古今文異同聘禮

肆師　及其祈珥

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當爲祈珥當爲餌元謂祈當爲進幾之禮珥當爲衈衈者釁禮之事禮謂羊血也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小子注鄭司農云珥社稷以爲刲釁禮用毛牲曰刲羽牲曰衈○段氏玉裁曰刲衈古今字耳宮兆時也春官肆師職祈或爲幾秋官士師職曰凡刲衈則衈正字與　段氏曰幾幾古多通用詩如幾如式亦作如幾禮記雕幾讀雕畿是也子春從祈依小子職也說文刲劃傷也此亦與刲羊血流意合而血部又有盭字云以血有所

刲涂祭也從血幾聲然則禮家多定此字作盭者　養原按此當以盭爲正字刲祈幾幾俱疊韻假借刲與盭最相近觀說文盭字注可見故鄭君以爲正字玉藻進穊本與祈珥義別玉藻疏云取其从示而以幾爲聲故讀從之然其字不見於說文鄭君說字不必與許同也又按大人幾珥鄭司農讀幾爲祓今本作皈此依釋文下同引爾雅祭山曰祓縣管子形勢篇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錢少詹大昕以爲即祓縣之羊然則司農之讀爲祓猶子春之讀爲祈非有二義也說文無祓字嚴修能曰祓即祈字此言良是

表盧盛

故書表爲剽剽表皆謂徽識也　養原按文選孫綽天台賦

赤城霞起而建標李善注建標立物以爲之表識也引戰國策曰舉標甚高此經剽字似當作標或古字通用

則爲位

故書位爲涖杜子春云涖當爲位書亦或爲位　養原按鄉師司市大宗伯涖字故書皆作立小宗伯位字故書作立此經位字故書亦當作立與小宗伯同今作涖疑傳寫之誤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故書功爲工鄭司農工讀爲功古者工與功同字謂師無功肆師助牽之恐爲敵所得　段氏曰此古文假借字　養原按古借工爲功篆加力文拨石鼓文避車既工即我車既攻也是古者工攻亦同字秦嶧山刻石功戰日作顧氏炎武以爲當是攻字古人以攻功二字通用齊侯鎛鐘銘肇敏于戎功作攻盞工功同字工攻同字則併功攻而同之矣至魏志管輅傳注輅辨人物析臧否說近義彈曲直拙而不功又借功爲工非古也

治其禮儀

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　養原按說文我部義己之威儀也从我羊人部儀度也从人義聲言部誼人所宜也从言从宜宜亦聲說與先鄭合

凶人　用瓢齊

故書瓢作剽鄭司農讀剽爲瓢　段氏曰故書作剽假借字也

凡山川四方用蜃

故書蜃或爲謨杜子春云謨當爲蜃書亦或爲屋蜃水中蜃也鄭司農云脩謨概散皆器名元謂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蜃畫爲蜃形蚌曰含漿尊之象　段氏曰古文謨字作暮與蜃篆文相亂　養原按古諄文等韻與虞模等韻相出入弁師瑁故書作璊此經蜃故書作謨正同一例盍古字通用

司尊彝　其朝踐用兩獻尊下同

故書踐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爲踐　段氏曰說文餞送行食也於經無涉故杜易爲踐言踐其位行其禮也　養原按堯典寅餞納日馬融讀踐爲淺見集韻二十八獮又毛詩鄭東門有之墠踐家室傳曰踐淺也然則餞踐淺三字音同古盞通用儀禮士虞記未徹乃餞注云古文餞爲踐是其證

禮器經解讀編　周官故書攷二　五

禮器

故書縮酌爲數齊爲齍鄭司農云齍讀皆爲齊　段氏曰酒正五齊杜子春云數當爲縮齊段改齍讀齊皆爲粢者正因此經作齍也齍即粢字鄭君從司農與酒正注合○酒正注云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　又曰數在侯韻與尤幽韻古合爲一類縮在尤幽之入聲鄭君從杜說

司几筵　凶事仍几

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

養原按說文人部仍因也从人乃聲與司農說合又乃部鹵从乃卤省聲大徐本省在卤上小徐本卤作卤今參用之　讀若仍卤籀文西字卤即

迺也經典多以迺爲乃而迺讀若仍故仍亦借用乃字爾雅釋詁仍迺乃也乃在之咍韻仍在蒸登韻二韻相出入如耐之與能也

天府　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

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鎮　段氏曰瑱鎮皆眞聲養原按釋名首飾瑱鎮也縣當耳傍不欲使人妄聽自鎮重也此瑱鎮音義竝同得相假借之故

與瑞　執鎮圭

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鎮說見上

珍圭以徵守

杜子春云珍當爲鎮書亦或爲鎮鎮者國之鎮諸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也元謂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大小當與

琬琰相依　段氏曰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未必有他用故鄭君不從謂王使之瑞節有名珍圭者　養原按作珍者故書也作鎮者今書也鄭君仍從故書又按珍鎮同音然故書既借瑱爲鎮不應復借珍爲鎮故子春不曰讀爲而曰當爲以珍爲誤字也而鄭君亦止就珍之本字起義

典命　掌諸侯之五儀

故書儀作義鄭司農義讀爲儀說見肆師

司服　弁絰服

故書弁作絣鄭司農絣讀爲弁　養原按說文糸部繃或从枼作繁字通用弁爲正字絣爲假借

从枼作繁籀文弁是絣即繃字玉篇絣同繁弁絣音同古

厥衣服

故書厥爲淫鄭司農云淫讀爲厥厥陳也元謂厥衣服所藏於椁中　段氏曰司裘大師注皆不云淫讀爲厥但云淫陳也與此詳略互見　養原按厥淫同音古字通用陳則厥之訓也說文亦訓厥爲陳若不讀淫作厥則無緣訓爲陳也但司農訓陳鄭君訓興爲異耳

守祧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

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爲祧　養原按顧命祧頖鄭讀祧爲濯以爲滌衣見吳志虞翻傳注錢少詹曰周禮春官守祧古文祧爲濯詩佻佻公子韓詩作嬥○案爾雅釋訓佻佻契契李善注魏都賦亦引作嬥嬥古文兆傍與翟傍字多相通嚴修能曰釋魚蜃小者

珧釋文云珧眾家本皆作濯又淮南子原道云上游於霄雿之野高注云雿讀翟氏之翟

內宗　薦加豆籩

故書爲籩豆鄭司農云謂婦人所薦杜子春云當爲豆籩段氏曰下文兩言豆籩不當乖異故杜據以改易

大司樂　播之以八音

故書播爲藩杜子春云藩當爲播讀如后稷播百穀之播養原按藩與播古字通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六尚書大傳播國率相行事注播讀曰藩藩國謂諸侯

樂師　有皇舞

故書皇作翌鄭司農云皇段改翌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

翠之羽翌讀爲皇書亦或爲皇元謂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
持以舞說見舞師

趨以采薅

故書趨作跱鄭司農云跱當爲趨書亦或爲趨　段氏曰跱从足多聲當歌戈韻陸氏云倉付反則知其字本作蹞六朝人往往書偏傍刻作多也蹞蓋古文趨字　養原按跱蹞皆說文所無惟走部有趡字云趡趙久也齊風巧趨跼兮釋文云趨本或作趡然則與其改跱爲蹞莫若改趨爲趡以跱爲古文趡字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

故書燕爲舞帥爲率射夫爲射矢鄭司農云舞當爲燕率當爲帥射夫爲射矢書亦或爲射夫　段氏曰燕誤舞夫誤矢皆字之誤也率與帥則今人混用而漢人分別帥領之義必用從巾自聲字也是以司農以漢時字例正之二字古音本同毛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農夫周禮帥都建旗今周禮譌爲師都說文从部引作率都建旗聘禮注曰古文帥皆作率凡周禮帥字故書當皆作率而獨此言之者欲讀者互訂　養原按故書燕爲舞似非字誤蓋以弓矢舞即得謂之舞射故書與今書各爲一義也　又按說文率部率捕鳥畢也又巾部帥佩巾也或从兌作帨此二字各有本義又辵部遳先道也此遳領正字行衛將衛也此將衛正字借率爲遳爲衛從省也又因率而借帥取音同也率帥二字常相因譌或从率作膟悉蟀今俗作

蟋蟀

遂倡之

故書倡爲昌鄭司農云樂師主倡也昌當爲倡書亦或爲倡

養原按說文人部倡樂也从人昌聲古葢借用昌字今文加人

大師　令奏擊拊

故書拊爲付鄭司農云付字當爲拊書亦或爲拊樂或當擊

或當拊元謂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　段氏曰故書作付者古文假借字　養原按大祝付練祥注云付當爲祔然則拊祔等字古祇作付今文始加手加示

帥瞽而歌

故書歌爲泚鄭司農云泚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爲作誄　說見司服

瞽矇　世奠繫

故書奠或爲帝杜子春曰帝讀爲定其字爲奠書亦或爲奠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　養原按帝與定形聲俱不相近故必轉爲奠然後可讀爲定也故書或爲帝或爲奠義各不同子春之意作奠則可以該帝繫作帝則遺諸侯卿大夫世本故從奠不從帝而經文仍作帝者葢子春受經於劉歆歆本作帝不欲輒改之至鄭君乃決從奠奠讀爲定者奠本有定義大司徒奠地守注云定地守是也以雙聲疊韻求之亦俱可通奠在霰韻定在徑韻古先韻與清青每相出入如輲或作轎螢一名蠲領與騁協倩从青聲此

類甚多廣韻霰徑二韻竝收奠字勁韻之鄭說文从邑奠聲又匠人凡行奠水鄭司農讀奠爲停停與定亦同音也（一音圭）此帝奠可以相通之證然因奠而併與定通則離其本根而茫無畔岸矣恐古人無此讀法

典同　掌六律六同之和

故書同作銅鄭司農云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元謂律述氣者也同助陽宣氣與之同皆以銅爲之　段氏曰司農從故書作銅則大師職亦必從故書作銅律攷古文尚書顧命同訓酒杯伏生尚書作銅訓甒列女傳食我以同魚其義訓銅古字通用　養原按六經無銅字惟尚書今文及周禮古書有之說文金部銅赤金也古者黃金赤金通謂之金而御戶左銅即銅律也大戴禮保傳篇大師持銅

禹貢惟金三品赤金亦在內攷工之金錫乃赤金也說文金部鬲

同合會也陰律與陽律合會副璽與正璽合會故謂之同因以赤金爲之故或益金作銅銅本器物之名非三品之目後世始名赤金爲銅耳大戴禮保傳篇大師持銅而御戶左銅即銅律也

高聲硯

故書硯或作硯杜子春讀硯爲磬硯段改硯爲鏗鎗之鏗鄭大夫讀硯爲衮冕之衮元謂高則聲上藏衮然旋如裹　段氏曰杜從硯大夫從硯今本皆作讀硯誤音義硯鏗皆苦耕反陸時蓋未誤也　養原按硯字注引周禮曰望其轂欲其輾今考工輪人作眼眼輾通用眼从艮聲輾从昆聲昆聲正與硯硯同例

鐘師　納夏

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內當爲納　養原按史記五帝本紀敬道日入賦玉林經義雜記曰說文入內也內入也納絲溼納納也知古內入字本作內史訓納曰爲日入知經必作內字段氏曰鄉射禮司射命弟子納射器注納內也曲禮俯而納屨注納內也皆古經之假借杜子春轉云內當爲納蓋由漢人出內字皆作納故以今字改古字令讀者易明

籥章　國祭蜡

故書蜡爲蠟杜子春云蠟當爲蜡　王氏引之曰凡从虫之字或从蚰說文蝘或爲蠮蠮或爲蠭蠭或爲蠮蛭或爲蜧蜡字古或作蠟凡隸書從昔之字多譌從𠦂廣雅昔譌作𠦂惜譌作慴錯譌作鐕皆其類也故蠟譌爲蠟　養原按虫之變

蚰說文固有徵矣昔之爲𠦂乃隸書譌體周禮故書豈用隸字乎以爲字之譌則可

菙氏　遂歙其焌契

杜子春云焌讀爲英俊之俊書亦或爲俊元謂焌讀如戈鐏之鐏謂以邦杜燋火而吹之也　段氏曰邦卽儀禮之楚焞易焌爲俊者謂其銳頭俊健可用開龜也鄭讀如鐏音兼用其義鐏揨於地焌杜於燋火其狀一也而字可弗易　養原按說文火部焌然火也从火夋聲周禮曰遂鬠其焌焌火在前以焞焯龜焌之爲俊同音相借也焌爲正字許就字論字不與杜同而實未嘗異也

占夢　乃舍萌于四方

杜子春讀萌爲明又云其字當爲明明謂厥疫也書亦或爲
明元謂舍萌猶釋菜也萌菜始生也　養原按萌與明古字
通漢書地理志廣漢郡葭明續漢志及史記貨殖傳竝作葭萌
遂令始難厥疫
故書難或作儺杜子春儺讀爲難問之難其字當作難　段
氏曰說文人部儺行有節也引詩佩玉之儺不引周禮然則
許君亦依杜說厥疫之字作難矣論語鄉人儺方相氏引作
難　養原按儺爲行有節難爲厥疫段說固爲有據然經典
相承厥疫之難亦通用儺觀周禮故書可見其來已久矣
眡祲　七曰彌　九曰隮
故書彌作迷隮作資鄭司農云彌者白虹彌天也隮者升氣
也元謂彌氣貫日也隮虹也詩云朝隮于西　養原按彌迷
隮資皆同音相通隮之爲資猶齎之爲資也大戴禮保傅云衛
靈公之時迷子瑕不肖而任事此彌迷通用之證
大祝　二曰造
故書造作竈杜子春讀竈爲造次之造書亦或爲造造祭於
祖也　惠氏士奇禮說一曰古文造竈通吳越春秋勒馬銜
枚出火于造閭行而進案造吳語作竈所謂係馬舌出火竈
龜策傳灼鑽之處亦以造名注造音竈本此　段氏曰說文
示部有禡字云告祭也疑即造字　養原按釋名宮室云竈造
也創造食物也廣雅五草竈造也此訓竈爲造作之造與子
春之說義雖異而音則相近

三曰誥

杜子春曰誥當爲告書亦或爲告　養原按說文告部告牛觸人角箸橫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易曰僮牛之告又言部誥告也从言告聲是告與誥大同小異鄭司農訓誥爲康誥盤庚之誥之屬子春從告與司農不同又按說文祰字段疑爲六祈之造愚竊疑爲六辭之告俟更詳之

四曰振動

鄭大夫云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元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　養原按董動音同古蓋通用

祭示

故書祇爲祊杜子春云祊當爲祇　養原按祇變爲祊字之誤也示變爲祇則意取曉俗而已古借視爲示見士昏及曲禮注以示爲祇周禮猶存古字說文示祇始別蓋小篆字例如此

小祝　贊涫

故書涫爲攝杜子春云當爲涫涫謂浴尸　段氏曰此字之誤也

設熬置銘

銘今書或作名鄭司農云銘段改名書死者名於旌今謂之柩　士喪禮曰爲名今本作銘此依釋文下同各以其物重木置于中庭取名置于重　段氏曰司農從今書作名其引士喪禮爲銘取銘依釋文亦皆作名考士喪禮云今文銘皆爲名是知仲師用

今文　養原按大夫司農子春皆不知有今書者也此經故書作銘司農就銘字釋之其曰今謂之柩柩疑名之誤今者如今文禮經之類也故卽引士喪禮以爲銘或作名之證又按銘旌之銘今文固作名矣若銘刻之銘今文未必作名也說文無銘字葢偶遺之　漢碑有周憬功勳銘又孔宙碑魯相謁孔廟殘碑皆有銘字

則保郊祀于社

故書祀或作禩杜子春讀禩爲祀書亦或爲祠見大宗伯

甸祝　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

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禡兵祭也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元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　段氏曰貉禡百三字同在古音鐸部　養原按肆師祭表貉注貉師祭也貉讀爲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段氏云後世用兵云偃伯者伯同百今按十百猶言什伯此與詩既伯既禱之伯不同今說文禡字注引詩既禡既禂乃小徐語大徐本入正文誤甚詩亦無此語也貉俗从百作貊

男巫　冬堂贈

故書贈爲矰杜子春云矰當爲贈堂贈謂逐疫也　養原按矰乃字之誤

則與祝前

故書前爲先鄭司農云爲先非是也　養原按喪祝王弔則

與巫前司農云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引春秋傳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殯然則先卽前也司農此注以先爲非者喪大記云大夫士旣殯而君往焉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此謂先君入門與在前之義微別恐其相混故辨之

大史　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故書協作叶杜子春云叶協也書亦或爲協或爲汁　養原按說文劦部協同心之和从劦从心劦同思之和也从劦从十古文協从曰十作叶或从口作叶竝劦之重文此注有其三焉唯汁在水部液也在此經爲假借

小史　奠繫世

故書奠爲帝杜子春云帝當爲奠奠讀爲定書帝亦或爲奠

說見小師

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

故書簋或爲几鄭司農云几讀爲軌書亦或爲簋古文也

養原按說文竹部簋黍稷方器也古文从匚飢作匭又从軌作匭又作柧皆古文也几字古在脂微韻簋九竝在尤幽韻其音不同注文似有譌舛今攷經簋字疑當作匭注當云故書匭或爲九鄭司農云九讀爲簋書亦或爲匭古文也凡改讀者將以曉人也簋爲人所共曉故讀從之若讀爲軌則軌之本義旣與此經無涉且未嘗明見匭字孰知軌爲匭之省文是滋其惑也況司農以簋爲古文與說文不合其爲傳寫之

誤無疑段於書亦或爲下增軌字謂匵省爲軌公食大夫六簋古文語勢亦不順匵省爲軌之古文軌是也俗本作几亦誤匵字

亦當从匚从食九聲非從飢渴之飢

巾車　金路鉤

故書鉤爲拘杜子春讀爲鉤　段氏曰拘鉤古音同在侯部

養原按說文拘鉤俱在句部拘止也从句从手句亦聲鉤曲也从金从句句亦聲故知拘鉤音同古字通用

前樊鵠纓

杜子春云鵠或爲結疏按馬氏云前樊結纓謂再重樊纓在頁賈氏以爲前纓有結其義非今子春爲結後鄭引之在下得通一義故也　段氏曰鵠或爲結字之誤也如大宗伯吉禮爲告禮

錫面朱總　彫面鷖總

故書朱總爲縗鷖或作緊鄭司農云縗當爲總書亦或爲總鷖段改緊讀爲鳧鷖之鷖　釋文爲縗戚云檢字林蒼雅及說文皆無此字衆家亦不見有音者惟昌宗音廢以形聲會意求之實所未了李兵廢反本或作總恐是意改也　養原按集韻兼收於六至二十廢至韻基位切緇也此因鄭注鷖總以緇爲之故有此訓而音終不相近究屬譌字嘗疑蒐字從二字何以得合爲軟聲若依劉昌宗縗音讀之斯近之矣附識於此　鷖緊同音相借

有翼羽蓋

故書翼爲駓杜子春云當爲翼書亦或爲翨　段氏曰說文翨或作翅翨者翅之譌也舊籍皆譌翨爲葛如獵臘鑞蠟纖

攕躧字或體皆從葛然則靸卽躧特易其左右耳周書王會篇天馬黑靸謂之母兒王伯厚云靸卽鼠字是也鼠聲妾聲同在覃談部故杜得尋其聲類改爲婆字　養原按駓字又因與靸形相涉而誤駓誤文無駓字

疏飾小服皆疏

故書疏爲揣杜子春讀揣爲沙元爲麤布　養原按說文疋部疋足也或曰胥字胥本蟹醢而借義甚多如又士部疏通也从疋从流从疋疋亦聲又手部揣取水沮也从手胥聲疋胥疏揣其音皆同故可通用杜子春讀爲沙者蓋讀爲紗也古無紗字只借用沙內司服素沙注云今世有沙穀者名出于此沙揣雙聲故讀從之後鄭以喪車之飾不當用沙故改作疏訓爲麤布與瑞鄭司農讀疏爲沙云沙除與此義雖異而通借之例則同

藻車藻蔽

故書藻作轀杜子春轀讀爲華藻之藻直謂華藻也元謂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以蒼繒爲蔽也　段氏曰說文艸部藻水艸也从艸从水巢聲或從巢作藻是則藻藻同字義本水艸借爲華采字漢人已分別藻爲華藻爲水艸故杜作轀字　又曰杜云讀爲華藻之藻疑當作讀爲藻率之藻與典瑞司几筵繅注同下文直謂華藻也乃竟伸其義○案如下注髹黼一例此乃與

駹車　髹段改泰注同　飾

故書駹作龍髹爲軟杜子春云龍讀爲駹軟讀爲泰垸之泰直謂髹泰也元謂駹車邊側有泰飾也髹赤多黑少之色韋也　養原按周易說卦傳震爲龍虞干龍作駹釋文云○餘見牧人段氏曰古音次同泰列女傳漆室之女或作次室是也轍字軟字蓋本無車旁轉寫加之耳司几筵漆几說文作髹几○見几部蓋禮家有易泰爲髹者此條則杜易軟爲泰而鄭君從之又釋杜髹泰之恉非杜作泰鄭作髹也　養原按髹泰連文髹說文在泰部从泰髟聲俗作髹　各本互異司几筵之泰許作髹巾車之髹杜作泰各本互異司几筵之泰許作髹巾車之髹杜作泰鄭不從杜也杜云直謂髹泰者髹乃閒文因泰字而牽連及之猶上注華璪之華也使無作髹之本何煩鄭君訓釋乎經既有泰無髹則色理未明何出知其赤多黑少故知鄭本必作髹段君改字竊所未安

孤棐夏篆

故書夏篆爲夏緣鄭司農云夏赤也緣緣色或曰夏篆篆讀爲圭璋之璋夏篆穀有約也元謂夏篆五采畫轂約也　段氏曰故書作緣字故司農云夏赤色緣緣色今各本作緣此正同內司服注之誤　養原按內司服緣衣本作緑衣毛詩緑衣正義可證說見漢讀考彼誤緑爲緑此誤篆爲緑

歲時更續

故書更續爲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爲更續當爲續更續更受新元謂更易其舊續續其不任用　段氏曰一爲字誤一爲其不任用

聲誤　養原按更之爲受亦見儀禮燕禮

鳴鈴以應雞人

故書鈴或作軨杜子春云當爲鈴　段氏曰此亦聲誤或古文假借

車僕　莘車之莘

故書莘作平杜子春云莘車當爲軿車其字當爲莘書亦或爲莘　段氏曰此注有脫誤當云故書莘作平莘作平杜子春云莘車當爲軿車其字當爲莘書亦爲莘平車當爲軿車以諸子注知之諸子注曰故書倅爲卒鄭司農云卒讀爲物有副倅之倅是也　養原按部意祇須改杜語云平車當爲軿車其字當爲莘語勢自順別無脫誤也　堯典平秩東作馬本作柬見釋文是平莘古亦通用莘之爲軿同音相訓也琴之爲琴古字相通也但以平通莘非以莘通平莘爲正字故曰其字當爲莘

周官故書攷三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南菁書院

夏官司馬第四

司勳

故書勳作勛鄭司農云勛讀爲勳勳功也疏勛是古字從今之勳也　段氏曰說文力部曰勳能成王功也勛古文勳也是勛勳實一字而云讀爲者時無勛字不敢定爲卽勳姑從易字之例至叔重乃敢定爲一字豈賈侍中說與　養原按祀禮饋食皆當作如是觀

司爟

故書爟爲燋杜子春云燋當爲爟書亦或爲爟　養原按說

文火部燋所以然持火也从火焦聲周禮曰以明火爇燋也見春官華氏杜子春云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又爝芔火祓也从火爵聲呂不韋曰湯得伊尹爝以爟火釁以犧猳見本味篇高誘曰爟讀曰權衡之權華氏注云燋謂炬其存火疏云依音爲雀意取莊子爝火之義熒熒然也然則燋與爝同故書作燋則明火權火兼掌之矣然其職實無與於明火故從今書作爟

大司馬則壇之

壇讀爲同墠之墠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鄭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爲墠段改憚養原按司徒序官廛人注杜子春以廛爲市中空地疑廛亦與墠同也廛壇墠三字同音互相假借

乃以九畿之籍

故書畿爲近鄭司農云近當言畿春秋傳曰天子一畿列國一同詩殷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段氏曰幾聲斤聲文微二韻合音也養原按一畿今春秋襄二十五年左氏傳作一圻圻近皆以斤爲聲

有司表貉

鄭司農云貉讀爲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爲禡見甸祝

馬質　綱惡馬

鄭司農云綱讀爲以亢其雠之亢書亦或爲亢亢御也禁也禁去惡馬不畜也元謂綱以縻索維綱狎習之疏先鄭讀爲晉子犯曰背惠食言以亢其雠後鄭不從者此馬質所掌皆買之無種何有惡馬禁去之類故不從也○釋文亢苦浪反

又音剛　養原按剛亢同音古或借亢爲綱

小子　祈于五祀

故書祀作禩鄭司農云毗讀爲漬謂釁國寶漬軍器也元謂禩讀爲祀書亦或爲祀見大宗伯

羊人　釁積

積故書爲毗鄭司農云毗讀爲漬謂釁國寶漬軍器也元謂羊人所共共小子職彼云釁此疏此

積積柴禋祀栖燎實柴邦器及軍器知不得爲漬軍器也

段氏曰古此聲同責聲故蜡氏除骴骴卽漬字

服不氏　以旌居之而待獲

杜子春云待當爲持書亦或爲持元謂待獲待射者中舉旌以獲　養原按持爲字之誤與儀禮公食大夫左人持載古文作持同鄭於二經俱從待

司士　掌羣臣之版

故書版爲班鄭司農云班書或爲版版名籍　養原按腊人臕肶鄭大夫讀肶爲判杜子春讀肶爲版說文反部版判也儀禮士虞禮記明曰以其班祔今文班爲肶是班版肶判古字互相通也

諸子　掌國子之倅

故書倅爲卒鄭司農云卒讀如物有副倅之倅　養原按說文無倅字車僕掌戎路之萃注云萃猶副也是古者借萃爲倅或省作卒此經倅字未必非萃之誤注當云故書萃爲卒司農意在曉俗故讀爲倅後人因司農之讀遂併經文改之耳

大僕　戒鼓傳達于四方

戒鼓擊鼓以警衆也故書戒爲駭

孝子相戒以養盍以戒訓駭也凡戒聲亥聲多通用鐘師祴

夏杜子春讀爲駭鼓之駭是祴駭通用大司馬鼓皆駴釋文

駴本亦作駭是駴駭通用春秋莊二十五年穀梁傳云既戒

鼓而駭衆戒駭竝見於一句字異而義同也

弁師　瑲玉三采

故書瑤作璫鄭司農云璫惡玉名也說文璫

瑭故云惡玉名也說文又云瑤石之美者从玉民聲如是

經云瑤玉三采當以璫爲正故先鄭從璫　釋文瑤本又作

珉亡貧反

璫音無

古亦通用說見鄉璫疑即武夫之武　說文無碔砆字漢書

大夫　董仲舒傳作武夫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琪

故書會作檜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

喪禮曰檜汪道昆本作檜下同用組乃弁檜讀與檜同書之異耳說曰

以組束髮乃箸弁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紒爲檜瑧讀如綦車

轂之綦元謂會讀如大會之會會縫中也瑧讀如薄借綦之

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

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　段氏曰司農從檜後

鄭從會司農瑧如字　段云其義蓋同說文說文玉部云弁飾往往

旨玉謂之璨字從玉亦作瑧司農不易瑧爲

綦也○按綦爲璨之省文綦瑧亦可通用　後鄭易爲綦此

其別也司農謂檜五采者會五采束髮玉瑧者用玉爲瑧鄭

君則以經文五采玉即上文說冕之五采玉十有二也不當

誤斷其句故從今書作會訓縫中王之皮弁縫中以五采玉十二貫而結之爲飾亦謂之綦　養原按先鄭分髾五采及玉瑱爲兩事後鄭合會五采玉瑱爲一事說文骨部髾骨擿之可以會髮者从骨會聲引詩髾弁如星按今毛詩作會傳曰弁皮弁所以會髮所上當用會字會卽髾之省文也知弁爲皮弁者據周官此經而知之也先釋弁而後釋會者會之設因乎弁也毛義蓋與許同而經不作髾若毛氏經作髾則箋改字知經本作會也許所引者蓋三家詩今無可考此外惟周官故書有髾字先鄭釋此字祗引禮經而不及詩何也今士喪禮今文作髺乃俗字也古文作括括之與檜猶栝之與檜也其字从骨故訓骨擿其義亦似比先鄭爲長毛許俱不言五采似於此經讀會字爲一句五采玉瑱爲一句後鄭注禮時未見毛詩其作會也从今書也後得毛傳而會字之義仍守初說故詩箋與禮注同

司兵　大喪斂五兵

故書斂爲淫見天官司裘

司弓矢　以授射甲革椹質者

故書椹爲鞮鄭司農云椹字或作鞮非是也圉師職曰射則充椹質又此司弓矢職曰澤共射椹質之弓矢言射椹質自有弓謂王弧弓也以此觀之言鞮質者非　養原按爾疋釋宮椹謂之榩說文無榩字毛詩商頌殷武箋云椹謂之虔虔鞮同音椹字亦不見於說文

槀人　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

故書試爲考元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　養原按考與試字異義同故經作試字而注以考字釋之明其可兩通也又按此注上文引司農語而故書試爲考五字非司農語也葢司農本卽是故書　司農本必作考也司農語中不應復稱故書

戎右　桃荊

故書荊爲滅杜子春云滅當爲厲元謂荊茁壯所以掃不祥段氏曰厲卽荊字猶遮迾字用厲也喪祝注鄭司農云喪視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字亦作厲　養原按厲滅亦同音詩小正正月八章結厲滅威通協

大馭　及犯軓

故書軓作罰杜子春云罰當爲軓軓讀爲別異之別謂祖道

轢軓磔犬也　段氏曰罰軓別三字聲類同也　養原按罰當爲軓正其字也軓讀爲別審其音也

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軓

故書軹爲軒軓爲範段改軛　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左不當重重非是書亦或如子春言又云軒當爲軹軹謂兩轊也其或言軓亦非是又云軓段改軛當爲軛段改軛軓段改軛謂車軾前也或讀軒爲簪笄之笄此注今本多誤據汪道昆本改正惟範軓等四字汪本與今本同　段氏曰詩匏有苦葉正義引此注云故書軓爲範杜子春云範當爲軓軓車軾前其所據周禮未誤也惟軛字作範爲誤耳按軛字從車從花马之马爲聲與從車范省聲之範不同說文有範無軛　養原按此注誤字段氏據詩疏改正最爲確當

但軓字詩疏亦作範軓範同音古或通用則作範似無不可況軓乃俗體說文所無未知其爲範之俗字與抑軓之俗字與說文車部範範軾也範軾二字連文軓字既或作軾軓字亦可作範但軓爲正字範爲假借故子春改範從軓少儀祭左右軌范又作从艸之范　段氏曰故書軓作軓或讀軓爲簨簨之簨此讀甚是車軸端之鍵曰轐亦曰軓謂制轂之鐵豎貫軸頭有似叉首之簨也故軓與簨同聲子春易爲軓則與輢內之軓同名矣　養原按說文無軓字古葢通作簨說文車部軓車輪小穿也車軸端也或从彗作轪禮記少儀注軌與軓於車同謂轪頭也然則車軸端有四名軓也軌也軓也軌也軓也軌轍之軌軓轐之軓皆與轪頭同名說文以軓爲小穿段氏以軓爲車轄又與子春異義先鄭注輪人以軓爲小穿與說文合後鄭注曰小穿軸端曰轪頭竝非同處然則軓有三義矣段氏說亦本子春然子春說本不定輪人注以軓爲幹與大馭異後鄭不從也

圍師　夏庤焉

故字段改書庤爲訝鄭司農云當爲庤元謂庤廡也廡所以庇馬涼也　養原按說文广部庤廡也从广牙聲周禮曰夏庤焉此說與二鄭合

職方氏　其利金錫竹箭

故書箭爲晉杜子春云晉當爲箭書亦或爲箭　養原按釋名兵矢又謂之箭箭進也說文戈部戩字注引詩實始戩商今詩作翦又木部榗字注引書竹箭如榗攷禹貢篠簜既敷史記

夏本紀作竹箭既布疑古文尚書經作竹箭孫淵如觀察說者讀箭如楫謂其音同也晉進同音易曰晉進也箭翦俱從前聲戩楫俱從晉聲故箭通作晉儀禮大射儀諸箭古文箭作晉正與此同

其浸潁湛

湛未聞杜子春云湛或爲淮相近　王氏引之曰淮疑當爲淫字之誤也淫之爲淮猶淫雨之爲淮雨原注說見文心雕龍練字篇　又涉下文淮泗而誤也湛與淫古同聲而通用之淫論衡明雩篇曰久雨爲湛微子我用沈酗于酒史記宋世家作紂沈湎于酒太史公自序曰帝辛湛湎淫泆湛泆即淫酗即淫湎即淫湎淮南覽冥篇曰東風至而酒湛之以蜃杜子春曰淫當爲湛原注說見文選七命注引作淫考工記㡛氏淫之以蜃杜子春曰淫當爲湛　養原按湛水鄭云未聞疏云據地理志無文未知其處也至水經注二十一始以春秋襄十六年之湛阪當之以爲考地則不乖其土言水則有符汝水篇經文胡東樵先生禹貢錐指駁之曰湛與潁實皆在河南淮北之地若割以屬荊則斗入豫域七八百里略如後世郡國犬牙相制之形非帝王分疆建牧之意或古文傳寫譌繆如兗州盧維之類今按此論深契鄭注之意精當不易後儒無庸異議竊疑湛乃沮字之誤說文水部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南郡臨沮云沮水即左傳所云江漢沮漳楚之望也今左傳哀六年沮作睢其字从且七餘反說文作鴡王鴡也睢與淮形相似遂誤作淮下文淮泗或作睢此从目音綏　誤與此相類又漢志房陵自有淮水出淮山東至中廬入沔此與沮源同縣

字形又相涉故易致相涸耳王說亦有證據然欲證淮字之譌轉致坐實湛字終覺未安

其川淮泗其浸沂沭

鄭司農云淮或爲睢沭或爲洙　段氏曰睢與淮形聲皆相近洙與沭部分不同而聲相近如公叔戍世本作朱檀弓作朱鄭云朱當爲朱也今本檀弓作朱蓋誤○按檀弓各本俱作朱釋文亦作朱

養原按漢書地理志上陳留浚儀睢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過郡四行千三百六十里攷漢之陳留在職方亦爲豫州之境而取慮屬臨淮已入職方青州界以此爲青州川固無不可然淮爲四瀆之一睢水源流雖長豈能與淮敵青州之川斷無舍淮而數睢之理故知爲字之誤

其澤藪曰弥蒲

鄭司農云弥或爲沂蒲或爲浦　養原按漢書地理志上右扶風沂縣北有蒲谷鄉弥中谷雍州弥蒲藪沂水出西北入渭水經注十沂水決爲弥蒲藪爾雅曰水決之澤爲沂沂之爲名實兼數義觀此二書則弥蒲之得名與弥之或爲沂可得其故矣浦者蒲之省文也宋本說文艸部藪字注弥蒲作弥圃圃與蒲古字通

訓方氏　誦四方之傳道

故書傳爲傅杜子春云傅當作傳書亦或爲傳　養原按傅爲字之誤車人博字故書作摶與此相類

形方氏　無有華離之地

杜子春云離當爲雜書亦或爲雜元謂華讀爲佨哨之佨正

之使不佪邪離絶養原按華當作菶說文艸部菶屏也與華呂字別俗作蒂廣韻十七釋菶字云菶雜斜絶卽佪邪離絶也變離言雜似從子春讀爻莘字注云爻舛雜之兒

秋官司寇第五

司烜氏

烜火也讀如衞侯燬之燬故書燬爲垣鄭司農云當爲烜養原按此節疑義頗多說文爟烜同字周禮分爲二官一疑也既合爟烜爲一字又以司爟爲取火于日之官與司烜無別二疑也經作司烜注云故書燬爲垣經注不相應三疑也凡言讀如者必字異而音義相近故改此從彼烜之與燬聲類不同衞侯燬乃人名無義可取四疑也今謂爟烜同字許君必非妄言取火于日當作取火于木蓋偶然筆誤或許君之意司爟之火亦取于日不必與先鄭之說同故高誘注淮南氾論亦以爟火爲取火于日從許義也至鄭注之舛錯則亦有故說文火部焜火也从火尾聲詩曰王室如焜又燬火也从火毀聲春秋傳曰衞侯燬二字音義同而實非一字疑此經當作司焜氏注當云焜火也讀如衞侯燬之燬故書焜爲垣鄭司農云當爲焜蓋焜字稍僻故讀如燬取其音同必俾衞侯燬者經中燬字亦不多見惟此最著耳後人不識焜字見故書作垣遂盡改經注焜字爲烜其曰故書燬爲垣者則如詩之如焜今本作如燬也古音燬讀如火火與焜聲亦同烜在阮韻不與脂微通或疑經注三烜字俱當爲燬然竟作

燬則不必取證于禹文公名矣注意以燬音娓也

雍氏

書雍或作夷鄭司農云掌殺草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又今俗間謂麥下爲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元謂雍讀如鬌小兒頭之鬌書或作夷此皆翦草也字從類耳月令曰燒雍行水謂燒所芟草乃水之惠氏棟曰甘泉賦列新雉於林薄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新雉即辛夷春秋傳曰五雉爲五工正夷民者也服虔曰雉者夷也夷平也孔穎達曰雉聲近夷雉訓夷夷爲平　養原按雍通作夷又通作雉而其音則如鬌鬌从弟聲雉之古文亦從弟作鬅夷篆體與弟相侶音亦相近禮記內則不敢唾洟釋文作涕云本又作洟同吐細反釋名親屬妻之姊妹曰姨姨弟也言與己妻相長弟也母之姊妹曰姨禮謂之從母爲姨而來則從母列也說文鳥部鶇鶇胡污澤也从鳥夷聲或从弟作鶇是弟夷可相通也然鄭云字從類則當以雍爲正夷與雉皆假借耳賈疏云人髮之鬌從髟雍草還草下爲之故云類此說與注意合段氏據葉本釋文云雍李或作雉遂改經雍氏爲雉氏按今本云字或作雉同謂雍字他書有作雉者其字同耳釋文中凡言字或作某者乃辨別字體也若列諸本異同則云本或作某若如葉本則李下須有云字其義乃通且或作者明非習見也單文孤證何得遽改經乎

壺涿氏

故書涿爲獨鄭司農云獨讀爲濁其源之濁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濁疏先鄭雖讀涿爲濁聲轉養原按注末濁字段字誤故爲濁猶從涿爲義

改涿是也上兩獨字似當爲濁之誤又按爾雅釋鳥生噣雛釋文噣說文啄不同然二字古通用楚策俯噣白粒亦从蜀而顏涿聚或作燭雛或作濁雛壺涿氏故書涿爲獨則古者豕蜀同物也

大司寇　以邦成弊之

故書弊爲憋鄭司農云憋當爲弊弊之斷其獄訟也故春秋傳曰弊獄邢侯　養原按說文無憋字此與弊皆從敝聲故相假借列子力命憋憋訓急速方言十云鉗捩憋惡也皆非此經之義

使其屬蹕

故書蹕作避杜子春云避當爲辟謂辟除姦人也元謂蹕止行也　釋文蹕本亦作蹕音畢　段氏曰蹕釋文從走與說文合小司寇職大賓客前王而辟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辟與蹕竝見知其制不同

小司寇　附于刑

附猶箸也故書附作付見司市

附刑罰

故書附作付同上

士師　爲邦朋

故書朋作倗鄭司農云倗讀如朋友之朋　段氏曰說文人

部倗輔也从人朋聲讀若陪位倗卽倗字倗亦見管子○幼官篇
練之以散羣倗
書注倗猶曹也倗從人朋友正字也自朋字盛行而倗字廢
矣

正之以傅別約劑

故書別爲辨鄭司農云傅或爲付辨讀爲風別之別若今時
市買爲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訟則案券以正之疏小宰注後鄭不從
先鄭至此更爲一解故从之段氏曰辯與別古多通用鄭君則云當爲
貶○見上荒辯之瀘注玉藻立容辨注亦改爲貶養原按辯亦讀爲
徧徧貶雙聲餘詳小宰又按小宰傅別鄭大夫讀傅爲符此付
字亦當是符之省文

朝士有判書以治則聽

判半分而合者故書判爲辨鄭司農云辨讀爲別謂別券也
養原按先鄭之說亦得爲一義故引之在下儀禮士虞記
明日以其班祔注云古文班或爲辨今文爲胖胖判皆从半
義亦相近

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故書慮爲憲貶爲窆杜子春云窆當爲禁憲謂幡書以明之
元謂慮謀也貶猶減也謂當圖謀緩刑且減國用謂民困也
養原按禮記學記發慮憲注云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
法式也葢慮而能得則合於法式其理相因故書今書各成
其是非字誤也禁在沁韻貶在儉韻窆在豔韻古韻並通

大人用駹可也

故書騅作龍鄭司農云龍讀作騅謂不純色也見牧人

蜡氏　掌除骴

故書骴作胥鄭司農云胥讀爲殰謂死人骨也月令曰掩骼埋胔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　段氏曰骴胔漬殰胥五字同音公羊傳大疾禮記注引作大漬漢志國亡捐瘠孟康曰肉腐爲瘠瘠即故書之胥也胔同骴說文曰骴或从肉

司烜氏　共墳燭庭燎

故書墳爲蕡鄭司農云蕡燭麻燭也元謂墳大也　段氏曰司農謂蕡即蔨賴字故云麻燭　養原按說文艸部蕡雜香艸又蔨枲實也从艸肥聲或从麻蕡作蘼蕡古蓋通用

修閭氏　掌比國中徇互榜者

故書互爲巨鄭司農云巨當爲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見掌舍及司會

薙氏　春始生而萌之

故書萌作甿杜子春云甿當爲萌謂耕反其萌芽書亦或爲萌元謂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者　養原按萌甿一聲之轉說文民部民眾萌也萌而無識也五字據韻會增遂人注元變民言甿異外內也甿猶懵懵無知皃也蓋萌即甿字懵甿同音故萌轉爲甿

翦氏　掌除蠹物

故書蠹爲橐杜子春云橐當爲蠹釋文橐劉古毛反本或作橐他各反　王氏

引之曰作橐者是也橐蠹古同聲故蠹譌爲橐說文蠹作蠹
從蚰橐聲地官掌染草注橐盧釋文橐音託又音妬妬與蠹
同音是其證也若橐與蠹則聲遠而不可通矣

赤友氏　以蜃炭攻之

故書蜃爲晨鄭司農云晨當爲蜃書亦或爲蜃　段氏曰此
聲之誤也　養原按說文晶部曟房星爲民田時者从晶辰聲
或省作晨又辰部辰震也三月陽气動靁電振民農時也又曰
辰房星天時也然則晨之从辰形聲兼會意也史記律書曰
辰者言萬物之蜄也蜄字不見於說文集韻一十一震蜄蛟屬通
作蜃夫晨辰字義相近蜃蜄字體小殊或借蜄爲震律書之
文之或借晨爲蜃固有同條相貫之道焉

蜄氏　掌去鼃黿

齊魯之間謂鼃爲蜄黿耿黿也　序官注鄭司農云蜄讀爲
蜮蜮蝦蟇也月令曰螻蜄鳴故曰掌去鼃黿鼃蝦蟇屬書
或爲掌去蝦蟇元謂蜄今御所食蛙也字從虫國聲也蜮乃
短弧與　段氏曰司農謂鼃黿蝦蟇屬至許叔重說文直云
鼃蝦蟇也是鼃與蝦蟇不甚別矣鄭君則顯別鼃與蝦蟇爲
二類漢元鼎五年鼃蝦蟇鬬二物可知○見漢書武帝紀勝於鄭許者一也司農說文
皆謂鼃黿爲一物鄭君則知鼃與耿黿爲二此勝於鄭許者
二也司農云蜄讀爲蜮蜮訓蝦蟇引月令螻蜮鳴司農所據
螻蜮○按司農之意蜮訓蝦蟇月令之蜄亦當讀爲蜮非改其字也說文則云蜮短弧也蜄同
蜮鄭君則云蜄非蝦蟇亦非短弧蜮訓短弧與蜄各字此勝

於鄭許者三也　養原按鄭許皆以蠅蜮爲一字鄭訓蝦蟇許訓短弧義各不同高誘注淮南時則訓云蠅蝦蟇也從司農說也許訓蜮爲短弧故以黿爲蝦蟇鄭訓蜮爲蝦蟇而欲融合兩本之異故言黿黿蝦蟇屬明其類同而非一物鄭君則黿也黿也蝦蟇也短弧也截分爲四而別蠅蜮爲兩字合黿蠅爲一物特爲精審顏師古注武帝紀曰黿黿也似蝦蟇而長脚其色青此分別黿與蝦蟇足以證明鄭義然猶涸黿黿爲一不若鄭注之精

壺涿氏　以炮土之鼓敲之

故書炮作泡杜子春讀炮段云當作泡爲苞有苦葉之苞元謂燔之炮之之此之據段增炮炮土之鼓瓦鼓也　段氏曰杜所稱蓋三家詩古經包裹字多用從艸之苞苞土之鼓所謂土鼓也

養原按泡乃字之誤杜子春注籥章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此說與苞土不同卻與炮土相合鄭於籥章無說其注明堂位云築土爲鼓蓋不用以瓦爲匡之說故賈氏籥章疏謂子春之解後鄭不從又未知築土與此苞土異同若何

則以牡橾午貫象齒而沈之

故書橾爲梓午爲五杜子春云梓當爲橾橾讀爲枯枯榆木名書或爲楀又云五貫當爲午貫　段氏曰橾枯皆音姑必改梓爲橾而後讀橾爲枯者橾與梓形相近枯與橾音相同也　養原按說文無橾字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云辜之

言枯也謂磔之惠氏棟曰荀子正論云斬斷枯磔注云韓子
曰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內儲說辜卽枯也又莊子有辜人巫
咸文云暴虐不姑姑與枯通易大過之九二云枯楊生荑鄭
讀枯爲姑謂無姑山榆是辜枯姑三字古皆通也今按槀字
古者蓋亦祇作辜後乃加木漢世槀字已行或爛脫成梓而
辜字本讀與枯同今變而爲槀仍當讀枯學者或未能遽曉
故予春先正其字體之譌次審其讀也又按儀禮大射度儀
尺而午注云一從一橫曰午說文五部五五行也从二陰陽在
天地間交午也古文省作乂是五有交午之義故與午通王
觀國學林九云李濟翁資暇錄以爲端午當作端五不當用
午字今按古篆五字爲乂象陰陽交乂之義○交乂不辭此
讀說文而失之

者而午字亦取交互之義○交午者交互也史言旁午者四方八達
皆通亦交午之義也十二辰在五月屬午則午五義同端午
端五通用不疑

大行人再祼而酢下皆同

故書祼作果鄭司農云祼讀爲灌養原按大宗伯職云大
賓客則攝而載果注云果讀爲祼又小宰注云祼之言灌也
此注經讀祼爲灌似有譌脫說文示部祼从示果聲廣韻果在
果韻祼灌竝在換韻二韻互相出入猶獻之讀莎桓之讀和

其貢嬪物

故書嬪作頻鄭司農云嬪物婦人所爲物也爾雅曰嬪婦也
養原按大宰嬪貢故書作賓此嬪物故書作頻故司農各

爲一義又按頻卽濱字說文有頻無濱頻嬪聲同故借頻爲
嬪

協辭命

故書作叶詞命鄭司農云叶當爲汁詞當爲辭書或爲叶辭
命　養原按叶汁見大史說文司部詞意內而言外也辛部辭訟
也从爲爲猶理辜也是言詞作詞辭訟作辭截然二
字故書叶詞命原未嘗誤杜子春注大史曰協叶也書亦或
爲協或爲汁亦未嘗改叶從汁若如司農說則三字中兩字
誤矣蓋漢時叶汁詞辭已溷用而作汁作辭者居多司農意
在曉俗不暇考證字體也凡注內言當作某者多類此此注
段氏互易之
似可不必

小行人　則令賻補之

故書賻作傅槁爲稾鄭司農云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
足也稾當爲槁謂槁師也　養原按說文無賻字犒字古葢
通用傅稾半農禮說五云大戴禮朝事儀亦作槁古文也兩
傳皆作犒似後人所改而古無之故說文不載今按稾竝
从木从高實一字也後人專以左形右聲之槁爲槁師之義
故先鄭云稾當爲槁又因形似遂譌爲犒耳枯稾之稾可以
之槁無下形上聲者故書則有之段氏左形右聲槁師
注正之今按地官序官稾人注鄭司農云稾讀爲犒師之犒
注中不妨用俗字且安知非槁之誤似未可據彼注以改此
經

行夫　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元謂夷發聲　惠氏棟曰夷使猶焉使也晉語云焉作爰田焉作州兵淮南子云天子焉始乘舟禮記云故先王焉爲之立制又云焉使倍之公羊傳云比託始焉爾又云吾將焉致乎魯國皆訓爲於焉使者言於行人之使則爲之介劉氏音焉爲夷非也或以焉屬上句尤誤　王氏引之曰焉字屬上爲句使則介之故書使上有夷字乃發聲故鄭兼存故書有夷字者而以發聲解之非謂焉字故書作夷也若焉字故書作夷則鄭當云故書焉作夷方合全書之例今不言焉作夷而云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是故書使上多一夷字而焉字仍屬上讀明矣凡鄭注所列或本亦有爲之解者如臬人試其弓弩故書試爲考元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考工記貉踰汶則死貉或作猱謂善緣木之猱也輈人在不槷槷或作栔元謂栔今倦字也是其例也夷發聲乃解故書夷字非解經文焉字劉音誤甚陸氏以焉使連讀亦沿劉氏之誤周官一書用焉字者多矣皆句末語助無爲句首發聲者　養原按王侍郎此說最爲允當足正舊說之誤

掌客　鍚二十有八

公鍚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爲無施禮之大數鍚少於豆推其衰公鍚四十二宜爲三十八蓋近之矣

則公鉶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　段氏曰公三十侯伯二十四子男十八爲降殺以六於衰是矣而云於言又爲無施者爲鉶少於豆但豆四十鉶三十則差者十豆三十二鉶二十四則差者八豆二十四鉶十八則差者六亦非降殺之次故云於言無施以辰惟易反四十有二爲三十有八則於豆差二與二十八於豆差四十八於豆差六降殺成文而鉶自降殺以十於衰乃是於言當作於豆施同貤重次弟物也鉶減於豆宜公減最少侯伯次之子男又次之今乃公減最多是爲無貤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十八終

仁和葉維幹長沙王先愼校

周官故書攷四　南菁書院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冬官考工記第六

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

故書資作齊杜子春云齊當爲資讀如冬資絺綌之資　養原按外府等職齎資通用可尊彝齊盞通用此經齊資通用並同音相借也周易下經旅卦得其資斧釋文云子夏傳及衆家並作齊斧此亦資通作資之一證

作舟以行水

故書舟作周鄭司農云周當爲舟　惠氏周惕詩說云大東舟人之子鄭曰舟當作周案集古錄庚父敦銘有伯庶父作

王姑舟尊敦董廣川以爲朱鮪集字舟爲古文周字顧墅王
釋文引詩爲證又史伯碩父鼎銘亦有王母舟母四十二字
則舟卽周舟人之子卽上文西人之子也
貉踰汶則死
貉或爲猰謂善緣木之猰也　養原按貉說文作貊猰說文
作蝯蝯貉形聲各別不相假借故鄭君特釋猰義以見其不
與貉逼也
紛胡之笴
故書笴爲筍　段改笴　杜子春云紛書或爲邠紛胡地名也筍　段改笴
當爲笴笴讀爲藁謂箭藁　段氏曰注中笴字今本皆作筍
笴而唐石經經文作紛胡之笴葢正依故書可藉以正注中

笴字之誤可與句相亂如尚書盡執拘或作執拘許叔重云
俗謂苟之字止句苟水郡國志注作苟水皆其類也杜據儀
禮笴字正笴爲字之誤而復明笴之音義曰讀爲藁謂箭藁
笴與藁異部雙聲也秋官注云箭榦謂之藁說文無笴葢以
榦字藁字包之紛或爲邠者分聲同也　養原按注中兩笴
字段氏據唐石經改爲笴其說固爲有據但鄭本經文自作
笴唐石經所主者鄭本也何爲不從鄭本作笴反從故書作
笴恐全部石經無此例此處終有可疑或者故書作笴今書
作笴杜鄭改故書從今書實作笴字唐人所見猶未誤乎此
則容有是理未知然否釋文不出笴字亦不出笴字抑又何
也

凡攻木之工七　刮摩之工五

故書七爲十刮作挩鄭司農云十當爲七挩讀爲刮　養原按七十形相似輈人軓前十尺十或作七與此互誤又漢隸字源五質孔廟置卒史碑元嘉三年三月廿十日袁君碑有十國之謀義皆作七是漢人每以十爲七亦不解其何說也又按禮記檀弓上華而晥注云說者以晥爲刮節目字或爲刮今按說文無挩字臧氏經義襍記二十六以刓字當之恐未必然古盞通用晥也

函鮑韗韋裘

鄭司農云鮑讀鮑魚之鮑書或爲鞄蒼頡篇有鞄韐　養原按說文革部鞄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鞄郎鮑也此說與玉柳雕矢磬

故書雕或爲舟杜子春云雕或爲舟者非也　段氏曰雕从周故古文假借舟爲之此亦土文舟作周之類也

搏埴之工

鄭司農云埴書或爲植　段氏曰同音假借　養原按埴郎徐州土赤埴之埴亦作殖說詳弓人或亦通作植儀禮鄉飲記五臟今文或作植是也臟郎埴也禹貢赤埴墳鄭作敳見釋文無以爲戚速也

速疾也書或作數　段氏曰數讀色角反則有疾意　養原按禮記樂記衞音趨數煩志注云趨數讀爲促速聲之誤也此

數速相通之證

輪人　牙也者

鄭司農云牙讀如跛者訝跛者之訝謂輪輮也書或作輮

養原按車人云渠三柯者三鄭司農云渠謂車輮所謂牙說文木部柯木也從木牙聲一曰車輞會也又車部軻礙車木也今本脫木字據毛詩小旻疏補輮車軔也如司農說則牙輮同物而異名如許君說則牙輮異物

欲其微至也　坂諸圜也

鄭司農云微至書或作危至故書圜或作員當爲圜　養原按說文口部圜天體也从口睘聲讀若員蓋圜圓音義俱相近而圓員又同讀故以員爲圜

必矩其陰陽

故書矩爲距鄭司農云當作矩謂規矩也　養原按說文工部巨規巨也从工象手持之或从木矢作榘別無矩字是巨即矩也距從巨聲故距矩通用釋名形體篇曲頭曰距距矩也言曲似矩也

萬之以眡其匡也

等爲萬冀以運輪中萬冀則不匡刺也故書萬作禹鄭司農云禹或作矩　江氏永周禮疑義舉要六曰萬之以眡其匡也後人謂萬爲矩匡爲方非也凡物圜中規者四角以方量之必中矩何用又以矩量　養原按說文艸部萬

艸也从艸禹聲萬冀本無正字或借用萬或借用禹惟矩字
雖亦與萬同音自爲規矩字若與萬通用則異物同名易致
相溷恐非所宜今卽作規矩解於理亦通愼齋之說殊不然
也蓋牙周雖圓牙圍則方上言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注云
不漆其踐地者今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
各一寸攷牙圍尺一寸六分寸之五是牙之四面皆爲平面
內外向輿爲內　向軹爲外　各三寸表裏　踐地爲表　接輻爲裏　各一寸三分寸之二
故不漆者得分屬三面也夫四面皆平則其形方矣可知牙
圍是方圍非圜圍矩之者測牙圍之方非測牙周之圜也然
欲驗牙面之平不用矩不若用萬且匡可訓正不可訓方故
不從別本作矩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
故書十與上二合爲二十字杜子春云當爲四尺者二句十
分寸之一　疏故書十與上二合爲廿字則二十三十四十字
合於義若以十合二爲廿是則於文字得矣若　一字爲兩讀因而有之子春不從者文理俱周乃
讀以分向下讀之其義安在故子春經爲正也　段氏曰各
本注誤惟疏不誤說文十部曰廿二十并也古文省多冊三
十并也古文省案廿讀如入冊讀如颯秦刻石文如是并爲
一字則不讀爲兩字後世如唐石經作廿作冊仍讀二十三
十非古也此經二上屬十下屬而故書合爲一字正由寫者
不分句度所致或曰廿字長言之仍爲二十也　養原按注
云合爲二十字段據賈疏改二十爲廿是也併兩字爲一字
故曰合既併兩爲一卽作一字讀之故相傳有入颯之音豈

有一字兩讀之理廿與三皆雙聲也長言之說得之

謂之庇軹

故書庇作秘杜子春云秘當爲庇謂覆斡也五段氏曰必聲比聲合音亦相近

輿人　爲之較崇

故書較作榷杜子春云當爲較　養原按較說文作較从車交聲交在肴韻榷在覺韻古二韻通又木部榷水上橫木所以渡者也榷爲水上橫木較爲車上橫木義亦相近故較榷古字通音書林邑傳韓戢估較太半估較卽榷酤此較榷通用之證

去一以爲轉圍

鄭司農云轉謂車輿軨立者也書轉或作軨　養原按說文車部轉車橫軨也又軨車轉閒橫木是轉與軨同物異名

飾車欲侈

故書侈作移杜子春云當爲侈　養原按少牢饋食禮侈袂石經及單疏竝作移古字通用

輈人　軌當作軌前十尺而策半之

十或作七合當作七爲弥四尺七寸爲鉤以求其股股則短令矣七非也說見前攻木之工七鄭司農云軌當作軌謂式前也書或作軌元謂軌是句絕從段氏讀軌當作軌軌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轂式之所討持車正也　段氏曰元謂軌是句絕謂當從軌也下釋軌字之義軌卽經下文所謂任正者輿下三面材轂式之

所封持車正故謂之軓訓法其字蓋與笵同用鄭君分別軓字與軓訓軾前不同所以伸大鄭之意謂此經軓是軓非也大馭祭軓故書作軓杜子春易爲軌少儀注云範與軌聲同謂軾前也皆以軌爲正字　養原按軌是二字爲句段說不可易矣軌法也段改軌爲軓今按仍當作軌軓卽軌字非別一物也司農訓軌爲式前蓋以經言軌前故望文生義鄭君則謂與下三面之材皆名軌一面在前式所封也兩面在旁轙所封也在前者爲前軌說文引周禮曰立當前軌軓前者前軌之前也與司農小異軌與笵通用見少儀竹部笵法也故軌亦訓法軓又與範通用見大馭注範之字从車从笵省聲昧者去竹作軓遂不成字司農所見別本必是範字寫此注者誤爲軓耳此節經注軌字今本盡誤爲軌似軌非軌似軌非軌亦不成字皆當更正

不伏其轙

故書伏作偪杜子春云偪當作伏　養原按伏古通匐匍匐一作蒲伏釋名匍伏也伏地行也匐與偪俱从畐聲說文無偪字畐部畐滿也讀若伏

必緧其牛後

故書緧作鰳鄭司農云鰳讀爲緧鬬東謂紂爲緧鰳魚字疏　按方言云紂自關而東韓鄭汝潁而東謂之爲緅或謂之爲曲綸自關而西爲紂鰳是魚名明不從故書也　段氏曰鰳緧音同是以先鄭依聲類易之一本注鰳作緱釋文曰緱音秋與緧同原注葉林宗抄本如是　集韻緧緱同字若然則陸德明本注無鰳魚字三字與賈公彥本異

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

故書準作水鄭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轅脊上兩注令水去利也元謂利水重讀似非也注則利謂輈之揉者形如注皇則利也準則久謂輈之在輿下者平如準則能久也 養原按至平莫如水故準字从水規矩準繩準必以水輪人曰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匠人曰水地以縣皆用準之法古音準與水同 此句用段氏說二字本可通用鄭不從司農說而曰平如準則亦不以水爲非賈疏云準亦水之類故以準爲平 桌氏準之故書亦作水之此通用之證

左不楗

杜子春云楗讀爲蹇左面不便馬苦蹇輈謂善則馬不蹇也書楗或作券元謂券今倦字也輈和則久馳騁載在左者不罷倦尊者在左 疏子春意據軍將乘車之法將在中故御者在左楗爲蹇礙解之元以爲尋常在國藥車之法尊在左御者中央故取上文和安解之 惠氏棟曰漢涼州刺史魏君碑云施舍不券是券與倦同今之倦字古多用券今多用券勞也人部倦罷也分載之不云一字 段氏曰券卽倦說文力部 養原按楗券同音古葢通用鄭君雖以券爲正而經文仍作楗是讀楗爲券也

鳧氏 兩欒謂之銑

故書欒作樂杜子春云當爲欒書亦或爲欒 段氏曰此字之誤也說文大夫墓樹欒周禮正義引春秋緯作藥帥其誤正相似

侈弇之所由興

故書侈作移鄭司農云當爲侈　見輿人

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

故書圜或作圍杜子春云當爲圜　段氏曰杜謂字之誤也

按圜義自可通規其處而後深之也施之於文則蒙上先言

以其一爲之深耳

桌氏爲量

桌古文或作慄　段氏曰桌慄異部而雙聲此可證聘禮燕

禮曰粟階檀弓之記曰慄階其實一也凡不拾級而上曰粟

階不拾級而下曰疾階亦皆曰散等賈疏多誤　養原按古

文猶故書也周禮注內稱古文者惟庖人及此經而已又下

有元謂字則此句乃司農子春語

權之然後準之

準故書或作水杜子春云當爲水金器有孔者水入孔中則

當重也元謂準擊平正之又當齊大小　見輈人

其臀一寸

故書臀作脣杜子春云當爲臀得覆之其底深一寸也　段

氏曰此聲之誤

凡鑄金之狀

故書狀作壯杜子春云當爲狀謂鑄金之形狀　段氏曰此

亦聲之誤　養原按狀壯亦形之誤王逸楚詞叙云其餘十

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義多乖異與此相類

鮑人之事

鮑故書或作鞄鄭司農云蒼頡篇有鞄韋見總序、

察其線

故書線或作綜杜子春云綜當爲系宥泉讀爲緧謂縫革之縷段氏曰泉宗篆相似子春時多用緧字說文綫爲小篆線爲古文晉灼注漢書云綫古線字與許時互異　養原按晉世專行線字故反以綫爲古字至今猶然說文有綫無緧然子春不讀爲綫而讀爲緧則綫字在後漢已不行矣

則需段改耎注同

故書需作耎段改剩鄭司農云剩讀爲柔需之需謂厚脂之韋革柔需段氏曰耎各本作需剩各本作耎案釋文耎人兗反剩而髓反又人兗反蓋作音義時字未誤也古音耎聲在元寒桓部需聲在侯部陸氏在唐初尚未誤自後乃耎需互譌延及經傳大祝捵祭毳人捍耎及此皆是也唐初捍耎已誤爲需故陸有須音捵祭及此經未誤故反以而泉人兗此皆確然不易者故皆更正　養原按需耎之辨段說最爲明確太祝捵祭杜子春讀爲虞芮之芮通鑑二百二十五宋元嘉二十七年芮芮亦遣間使遠送誠款胡三省注云芮芮卽蠕蠕南人語轉耳此讀與子春不謀而合可見後代猶有此音芮在祭韻耎在獮韻古音祭泰等韻與元寒等韻每相出入若需則與芮音遠矣蠕字說文正作蝡而捵字則从需者此殆後世需耎既淆遂并說文正篆而改之也考說文从耎从需在同部者如膸臂羊矢也臏有骨醢也儒柔也術士之稱傻弱也濡

水出涿郡故安溪湯也嬬弱也一曰下妻也嫕好兒繻繒采色縟衣戚也皆截然兩字其从耎从需而爲一字者如碝之作瑿蝡之作蠕皆不見於說文其誤明矣五經文字中刀部剸柔耎之耎見考工記注剸字誤而耎字不誤集韻二十八獮剸或作剬則剬之本當从耎信而有徵但剸字說文亦不載耎字注云稍前大也讀若畏傳疑故書本借用偄字後譌爲剬耳易需卦釋文云從兩重而者非是當時需字或作耎與耎字形相似二字之溷職此之由隸釋七魯峻碑學爲偄宗以偄爲儒則漢時已誤矣所可疑者說文需耎俱从而聲似二字聲類相近或有可通之道段先生注說文於需注剚去聲字以爲會意字於耎字則無說亦非了義意者俱取雙聲與以雙聲相通者若如與而是也要非常例則雖敝不瓶

瓶故書或作鄰鄭司農云鄰讀爲磨而不磷之磷謂纏不傷也　養原按瓶磷俱不見於說文故書借用鄰字輪人不瓶於鑿釋文瓶本又作鄰是不特故書爲然矣

韗人爲皋陶

鄭司農云韗書或爲鞠皋陶鼓木也元謂鞠者以皋陶名官也鞠則陶字從革段氏曰韗人書或爲鞠人然則前函鮑韗韋裘亦當作鞠矣鄭君釋鞠字曰从革从陶省職爲皋陶故官名鞠也陶省亦聲也壺涿氏有炮土之鼓明堂位有土鼓大古鼓腔用匋後乃用木　養原按說文無鞠字革部鞠

攻皮治鼓工也从革軍聲讀若運或从韋作鞕疑此經皋陶當作皋鞕與官名同字書或爲鞕故鄭君云鞕則鞕字但从革與从韋稍異其說與說文合說文正字從革或字從韋周官定本從韋別本從革其實一也篆文匋與匋相似遂誤爲鞠幷誤皋鞕爲皋陶

皞氏涑紵以浸水漚其絲

故書浸作湆鄭司農云湆水温水也元謂浸水以灰所沸水也疏諸家及先鄭皆以說水爲温水後鄭獨不從者禮有說齊謂涑酒爲浸則此浸亦當沸灰汁爲浸　段氏曰湆當作渫釋文曰湆一音奴短反可證也士喪禮渫濯棄於坎古文渫作湆湆浸同字猶稼稅同字　養原按說文水部渫湯也說財温水也周禮曰以浸漚其絲此當是賈侍中說故賈疏言諸家及先鄭皆以說水爲温水

淫之以蜃

杜子春云淫當爲涅書亦或爲湛元謂淫薄粉之令帛白王氏引之曰家大人曰涅與淫形聲俱不相近必無讀淫爲涅之理涅即湛字之譌也湛淫古字通故子春讀淫爲湛○見職方下云書亦或爲湛亦者承上之辭釋文有湛無涅　養原按涅當爲湛字之誤也說苑九下臨方淮御覽四百六十八引作方湛湛與淮一聲之轉職方之湛或爲淮此經之湛或爲湛其例同也邊讓章華賦云前方淮之水此水不知在何處以爲荆州之浸則未敢必也

玉人　命圭七寸謂之躬圭

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杜子春云當爲七寸元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段氏曰此鄭從杜作七寸而明經作五之所由也闕亂者依典瑞則有命璧五寸之文而闕又以五字羼入圭文也存焉者於此可考也　養原按纂文五七相似詩七月鳴鵙王肅讀爲五月葢本諸此此經因闕而亂亦字形相涉所致

黃金勺

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當爲勺謂酒尊中勺也　段氏曰此古文假借　養原按約疑當作灼灼卿書系旁水旁相似今本毛詩周頌酌序正義云酌左傳作約誤灼爲約與此正同以致稍餧

餧或作氣杜子春云當爲餧　段氏曰說文米部曰氣饋客芻米也從米气聲引春秋傳齊人來氣諸侯或從既作槩或從食作餼然則氣正字餧或字不當云氣當爲餧也葢漢時已用气爲气假字氣爲雲气字而餧爲饔餧字略如今人子春以今釋古往往讀古字爲今字於此可得其例

矢人　亦弗之能憚矣

故書憚或作但鄭司農云讀當爲憚之以威之憚謂風不能驚憚箭也　段氏曰釋文憚音但都達反　半農禮說憚當作但其義見莊子大宗師篇子來將死妻子環泣子犂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言死猶化勿驚但之陸德明音義引考工記鄭注爲證廣雅但憚皆訓爲驚鄭注論語云憚難也似非驚廣雅失之　養原

按莊子釋文怛驚也鄭眾注周禮考工記不能驚怛是也牟
農本此改注中但字爲怛今按憚怛聲同古蓋通用釋文於
此經亦音憚爲怛又不爲但字作音則陸氏所見本蓋作但
也今本作但殆傳刻之誤廣雅怛訓驚與司農意合未爲失
而已○昭十三年左傳憚之以威釋文徒旦反司
農兩引此句分爲兩讀大司徒音徒旦反此音怛
梓人　顧脰

故書顧或作頸鄭司農云頸讀爲鬤頭無髮之鬤　養原按
釋文顧古顏反頸劉亦竝苦顏反是三字同音故相通用
陸氏又云左傳有華頸音苦耕反此刪韻與耕韻相出入故
也說文頁部顧頭鬢少髮也引周禮數目顧脰從今書也又髟部
鬤鬢禿也亦即頭無髮之意左氏春秋襄十七年邾子頸卒

公穀經竝作瞞瞞與鬤俱從閒聲莊子德充符其脰肩肩
與莊子意合依先鄭說則脰當爲頭今文頭爲脰
則於眡必撥爾而怒　且其匪色必似鳴矣
故書撥作廢匪作飛鄭司農云廢讀爲撥飛讀爲匪　段氏
曰撥廢同部匪飛同部皆以聲類易字也　養原按匪本竹
篚字經傳多訓爲非非飛通用故依飛亦作依非
則必如將廢措
故書措作厝杜子春云當爲措　疏厝置之義非措頓故從措也　段氏曰此
古文假借也漢書抱火厝之積薪之下同子春謂厲石之字
非訓故易爲措古廢置皆曰措　養原按古者廢亦訓置莊
子徐無鬼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釋文云廢置也廢措連文實一

義也鄭訓措爲頓則爲廢壞之義

廬人　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蝎

故書彈或作但蝎或作絹鄭司農云但讀爲彈丸之彈彈謂掉也絹讀爲悄悄悄也元謂蝎亦掉也謂若井中蟲蝎之（段刪疏井中有虫蝎之字）蝎蝎擾擾　段氏曰說文人部僤疾也從人單聲引周禮句兵欲無僤許所據有異或此注當云故書彈或作僤司農讀僤爲彈也疾與掉義相足　養原按矢人之但爲怛字之誤以俱从旦也此但爲僤字之誤以俱从人也

匠人　置槷以縣

故書槷或作弋杜子春云槷當爲弋讀爲杙元謂槷古文臬

假借字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爾雅曰在牆者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　段氏曰杜正槷從弋又云弋讀爲杙此與正帝爲奠奠讀爲定正筍爲筍筍讀爲臺同說文槷弋字作弋而杙爲爾雅劉劉杙之字杜易弋爲杙者蓋漢時槷弋字已作杙故以今字易古字

環涂七軌

故書環或作轘杜子春云當爲環環涂謂環城之道　養原按環轘同聲相借軌爲轍跡以轘爲環所謂字從類也阪名轘轅見左傳襄二十一年蓋亦此意　文選東京賦注薛綜曰轘轅坂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曰轘轅

凡任索約大汲其版

故書汲作沒杜子春云當爲汲元謂汲引也　段氏曰此字

之誤

車人　其博三寸

故書博或爲搏杜子春云當爲博　段氏曰此字之誤

行山者仄輾

故書仄爲側鄭司農云側當爲仄　養原按說文厂部仄側傾也从人在厂下又日在西方時側也从日仄聲爾雅釋水釋文仄本亦作側从同然則側仄字

汎泉宪出宪出仄出也釋文仄本亦作側从同然則側仄字

雖異而音義皆同鄭必從仄者旁曰側傾曰仄因事設詞亦各有所當也

弓人　恒當弓之畏

故書畏作威杜子春云當爲威威謂弓淵元謂畏讀如秦師

入隈之隈　段氏曰杜從威鄭則從畏而讀如隈其訓則一

鄭意畏卽大射儀之隈字大射儀曰執弓以秩順左右隈上

再下壹注隈弓淵也　養原按說文黍部黏也元謂樴脂膏膩敗之膩亦黏也　養原按說文黍部黏也從黍日聲引春秋傳不義不黏或从刃作翿然則翿乃翻之重文此經及春秋傳本作翿故子春曰或作翿許杜之說胎合今本經傳俱作昵說文日部曜日近也从日匿聲引春秋傳秏降曜燕或从尼作昵與翻義絶遠以昵爲翻失之遠

矣禹貢徐州厥土赤埴鄭作戠音熾說文土部埴黏土也又少部殖脂膏久殖也又木部有樴字訓栈非此義膱字說文不載此注樴當作戠膱當作埴或作殖廣雅八釋器臟臭也此與殖敗同義臟字亦不見於說文唯儀禮鄉射記有之大約翻戠埴殖四字爲正昵樴別字也膱臟俗字也強者在內而摩其筋

故書筋或作薊鄭司農云當爲筋　段氏曰此雙聲之誤

養原按亦字之誤

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燂

故書燂或作朕鄭司農云字從燂　養原按燂與朕形聲迥別無由致誤朕疑當作爇說文燂在火部火爇也爇在炎部

於湯中爓肉並徐盬切後鄭訓燂爲炙爛與火爇之義相近故從燂

角不勝餘餘不勝筋謂之參均

故書勝或作稱鄭司農云當言稱謂之不參均元謂不勝無負也　段氏曰此注有脫字當云謂之參均當言謂之不參均也此說鄭君則從勝云不勝者無負也此彼無勝負謂之參均宜矣　養原按注當言二字貫下六字不舉經語從省也非有脫文

則莫能以速牛

故書速或作數鄭司農云字从速速疾也見總序

利射侯與弋

故書與作其杜子春云當爲與　養原按其字古蓋借用臿字說文廾部臿舉也从廾由聲引春秋傳楚人臿之今左傳作棊棊乃棊毒字非此義然行之已久亦有由也說文又云杜林以爲麒麐字又糸部縥从糸臿聲或从其作綦是从臿从其之字古皆同用臿訓舉舉又通與見師氏臿與皆从叕其字尤易溷故書與作其職是之故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十九終

仁和葉紹翰校
長沙王先愼校